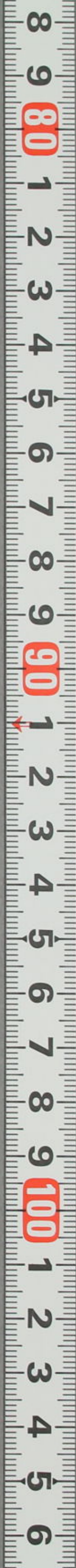


北  
禪  
遺  
草

自卷五  
至卷八  
止

和16  
684  
2







北禪遺草卷之五 里至大日山之平也 淡海 竺顯常大典 撰

遊石山記 戊申五月余與中谷世繼二生約遊石山期以十二日會天陰猶豫而發比至大津日已午買舟雇一郎擢之俄而天霽上下一碧湖山四敞中流汲清者茶擢郎率爾呼曰小人不飲酒而好茶幸賜一碗且曰湖心之水誠美下瀨田數里近山而汲倍美而宜茶坐皆愕曰何物擢郎有韻如是驟斟飲之過膳所城南折下瀨田橋青山邇揖目隨舟移擢郎又指名某

七筆遺草 卷之五 一 恆菴藏



山某谷中谷生能畫此行也欲以作圖一一記認置諸胸臆舍舟而上即為石山北口逆旅十數家因登八幡屋者樓俯水面山足以怡適心目遂定宿焉浴罷詣石山寺路南而西至樓門雙王像頗蒼古忿怒之形如呵禁塵俗然肅肅乎入天仙之境竒石怪岩參差峩峩層層壘梵宇竦立其間左詣大殿禮拜觀自在梵誦少時東廂有一室相傳紫式部作源語處周旋臺殿間東北得一亭山水窅澗蓋為月而設也然闌不可入徙倚其傍縱目而還登樓晚食月已升矣乃復命舟南下數里至大日山之下此河水折旋處

正爾月懸長天清流瀰漫放舟乎中流信乎而洞酌用試茶芳鮮不可言兮一椀為賞擢郎則又曰幸勿棄殘葉而與小人明日再煎得以澆飯是其所好倍可憐哉大抵石山多螢每四五月之交遊觀尤多方其盛也群聚水上若相鬪然然逐時稍減且遇月光奪不能顯見余則謂螢火之夥孰與月光之得晴也猶且崖樹翳蒼際如眾星燦爛亦足賞矣夜既過甲興未盡而反登樓尋寢翌十三日昧爽獨興開戶倚檻東方既白霞曳烟披平流如鏡飛鳥度之亦可以怡悅而傍人不覺猶爾勦勦朝舖畢相謀曰舟而歸



耶將遊于鹿飛耶中谷則志鹿飛憇憇不已蓋欲以  
入圖也詢之權郎曰鹿飛距此十有餘里半可以舟  
半可以陸而路不太嶮小人請道之於是裹糧具茶  
而舳已發矣至於關津舍舟而徒見數舫繫在听問  
之曰自信樂輸茶如陶器或鬻薪者從此而舫載以  
達大津云以故山路頗允往往有店且憇且涉至于  
鹿飛鹿飛者峽水束隘處處鹿可飛而越也兩厓淺瀨  
而中極深然待水至減而後鹿飛之名可徵焉翠屏  
千仞林谷幽邃杜鵑之啼響且不絕使人生蜀川之  
想南去得叢祠名櫻谷息其廡間而飯焉沿路而反

溯洄至八幡屋則日正午矣朴與二生再詣石山余  
則倦不能石山多石率皆礪破類磨礪可以為硯采  
二三以歸遺余一卷尋將歸而既已厭舟矣步而出  
瀨田之西過粟津歷膳所道大津而入京與二生別  
徑還寺則既初更矣中谷生意匠略成往來所觀悉  
入畫中尋當拂絹素世繼生雖年少閑靖樂山水大  
異乎市井遊冶之倫余今年政七十幸而足猶健與  
少壯步趨不後從朴子往還一時雅遊不可以無紀  
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蓋自惟祝融之灾目視耳  
聽無非憂者汗漫之遊姑所共適也至如石山之靈



即所謂薩埵實報土教吾輩舍妄而歸真尚何區區  
懷缺減界是為哉

東山慈照禪寺記

足利大將軍源公義政居職之三十年屬政其子義  
尚經營于東山之下而老焉實文明十二年庚子也  
十七年乙巳就龜山三會院薙染受歸戒愈益奉佛  
崇禪傍涵泳詩歌及圖畫香茶之玩適意物外時則  
有真相能藝之倫相與贊襄之至今韻雅之士莫不  
稱述至於品香之式設茶之儀率皆以公為口實云  
其經營則據連嶂枕廣池集異卉珍木賁之備極丘

壑之趣有東求堂取壇經語名之乃修淨業所安西  
方三尊為其背方丈之室為設茶所又有同仁之齋  
以寓伴與吟月之樓以開夜讌弄清之亭以架漣漪  
乘涼則有夜泊之舟却寒則有安靜之室其他結構  
纒屬不可枚舉既又建潮音閣于池之西南方可二  
丈安圓通大士焉面山俯水西南可以縱遠目其下  
延可二丈五尺袤可二丈割為數室為安禪所名曰  
心空之殿前此五世祖相公義滿治園館于北山壯  
麗無比乃三層樓塗以黃金公之經營頗為相擬而  
幽逸清贍之趣或有優焉始欲以銀裝閣不果而已



然至今海內並稱北山金閣東山銀閣云公以延德二年庚戌薨遺命為寺號慈照從其廟謚也亦如金閣之為庶苑寺也因追請正覺國師為開祖使寶所財和尚住持置公像東求堂世世奉其祠相承數代一旦豪貴者假居而不反幾且替絕明叟西堂以其系嗣苦訴之公府遂得復舊爾來紹繼不絕而潮音閣東求堂歸然獨存它諸所營構久已廢泯不可識惟弄清亭以會香所故傳其法者圖以遺世其風流可思已寬永中典膳司宮城豐嗣者捐財營構方丈屋宇尋又脩葺層閣以資父冥福其功存焉迄今住

持新州西堂亦能繕治存古堂閣之間肅肅如也其池比古蓋縮矣然周迴數百步岸泚渚丘水匯環其間碧樹影之湛湛然泱泱然厓水奇石攢列或起或伏或橫卧為橋步轉而境換視暢而神怡皆古之遺愛也今茲八月正當明叟西堂一百五十年之忌辰乃慨慷乎古今變遷之故因欲作文紀所由以喻後來也以謁于余余嘗以為足利氏之霸海內也二百有餘年可謂盛且久矣今問其業一無遺者所謂室町之府唯聞其名獨北山東山二閣巋然而存焉稱洛地攬勝之最四方來觀者比比不絕是豈非以蘭



若而有之僧伽而保之故耶比夫李氏平泉之莊相  
去萬萬哉然則其喻後來也何如曰在法法而克住  
持而已矣寬政元年己酉七月

慈雲山龍興寺五百羅漢圖記

加藤信清以法華經文字畫五百應真像凡五十幅  
幅十人陪侍者不數內之堂閣牀几百器具外之雲  
霞巖壑泉池草木鳥獸之類各殊景象備狀態焉而  
其下毫也眉目鼻口髮毛身體衣服暨手之把物足  
之穿鞵凡一勾一畫纖如綫微如塵者咸連文圖之  
雖瞳子亦以一字充之它堂閣之結構牀几器具之

制雲霞之絢爛巖壑之齟齬泉池之為川為波鳥之  
羽獸之毛草木之有葉有花盡無非文字巨細隨狀  
縱橫用勢互其脩短變其撇捺尖尖紛發簇簇相擁  
而其施彩也肉色以至滿白滿青及泥金類皆蠅頭  
字聚以盈之無有徒塗沫者然而一幅內布置得宜  
六法頗具挂而對之宛然丹青不覺其用文字逼而  
察之或照以眼鏡然後瞭然分明次第可讀也誠古  
今未曾有之技哉信清江戶人小字榮藏為府中小  
吏為人貞介慷慨好義善劍術手搏嘗周遊四方試  
其技蓋少抗者云性好畫能之既而以為鳥獸草木



類我能貌之敢與衆史競長乎不若貌佛之為德也  
既又以為經稱書寫功德吾與以畫為畫不若以文  
為畫之無功鍾德也其始為也有夢感之自是用筆  
莫不如意屢貌佛菩薩像以修多羅文既而又聞五  
百應真之施靈於世也欲以妙經文悉寫之顧家貧  
無資苟募化取諸人又非其志適與龍興陽國和尚  
遭遇言其志和尚謂曰夫立志易而難生財難而易  
子力為其難者我其儉衣孟儲羨稍稍資助何不成  
之有苟成五十之幪置諸吾山不獨希世之珍不朽  
盛事乃用斯勝因溥及見聞使締三願三善之緣豈

不誠法界之一大善利哉信清於是發願自誓五載  
遠妻子齋居孜孜繪事惟勤凡幅用妙經文一部有  
三四卷自謂未嘗遺一字錯一畫未嘗覺困倦此蓋  
為有神助又間遇奇異然不敢以詫人比及三年已  
成三十餘幅別作迦文文殊普賢一幅每繪事全隨  
以裱裝成軸其歲為寬政三年辛亥余以公事來江  
戶始詣龍興和尚既退嗣子天啟長老繼住適屬齋  
筵畫出張俾得瞻禮實所耳未聞目未見者一觀但  
稱嗟嗟而已又語以其為人先是某侯方擅權勢愛  
其畫悅其才欲延致諸門下施擢榮之恩信清辭謝



終不踵其門及侯之黜處錮也信清獨往弔問以此  
可見其秉心云旋遭信清來謁觀其周旋察其言論  
果非凡庸聞其歲業五十有八猶且行健不息其業  
亦日以進聞者聞五十之幅幾將成矣長老請余記  
其事庶幾乎弘之世俾聞而知之知而傳之豈小補  
云乎哉龍興父子勩志孜孜儲衣孟羨能成難成雲  
標霞錦以莊嚴應真化境其功亦可謂偉矣龍興在  
江戶之小日向山號曰慈雲其地爽塏開殿與富士  
山正相面矣乃今應真化境內秘而外見弘濟之德  
昭光之瑞靡不周徧者又何待余記為

慧日山東福禪寺轉法輪藏記

慧日之山輪藏之殿成矣住山熙陽和尚屬余作文  
以記之余嘗以為凡伽藍之制所變三為唐為宋為  
明三者變于彼而存于我人徒以所宗異而不知其  
以世變也上宮太子所創固先唐矣受于唐者如諾  
樂七寺台密繼興是也受于宋者如五山十刹之在  
東西諸濟洞叢林是也而黃檗一派實受于明矣伽  
藍旣然至百制度隨遷隨替磬之與鈴名存而實異  
乃至魚木鼉皮與梵誦交和則它可知已彼受于唐  
者猶有一二存舊攝受于宋者至今歸然而全獨慧



日之山為爾，其它與世推移，兵火喪亂，至封域削基，兆失者，往往有之。雖非以是乎，厚薄開祖，德業然，不得不傷其墮壞，而歎其儼存。聖一國師，涉勃瀕，入宋登徑塢，承圓照載大法，以歸闡茲山。丕振宗綱，峻宇崇殿，廣廈修廊，凡所應有，莫不有，而一取規畫於彼，與彼無以異也。當是之時，東西鉅剎，略靡不相若，而此獨歸然。在今者，抑勝緣所鍾，不可思度者，耶且夫祖宗創業乎上，子孫續緒乎下，保護修治，致不騫崩，苟為不然，即不遘世替兵火之患，詎能久乎？況於中絕而再興者乎？則吾於斯殿也，不得不記焉。大藏之

本變者亦三，曰卷而摺而葉。此山所藏，則宋本之摺而尤善者也。國師曾孫剛中，柔禪師住，日向之大慈，嘗選十僧使適元，求大藏閱三載，獲二部而反。永和三年丁巳，歸一部於此，造殿以安焉。既而殿廢不復作，架在佛殿之內者，幾二百年。云初剛中創即宗院于此山，十傳而至桂巖芳禪師，嘗忼慨以為伽藍如是其具矣，而藏殿獨亡，缺典莫最焉。於是發志興造，孜孜節儉，抽衣盂之資，月儲歲贏，業未就而戒化臨末也。名高足熙陽，育龍河禎，叮嚀之，二公受命，拳拳服膺，不敢怠忽，蓄積餘業，以子為母，倍蓰千萬，遂



以寬政壬子之秋，僞其功，土木資始，蚤夜程督經營，為亟材簡其良工，極其功，越明年成，結構輪奐，層覆翼如也。以某月某日，迓金文藏焉，寶函四繚，樞軸中轉一式，刑善惠大士之法，前安大士二子侍側，蓋用三聖寺故像云。左右之隅，置剛中桂巖二禪師之像，奉其祀焉，不忘所由也。先是，山有楠檀樹，乃國師自海西所移栽者，近枯矣，因用其材，刻五百應真小像，分安左右，可謂至矣。盡矣，於是乎伽藍備矣。典刑全矣，顧夫創業固難，續緒亦不易，剛中不得桂巖，桂巖不得二公，豈有今日，故曰吾不得不記也。或以為吾

教外之傳，奚屑屑於斯為？則是不知言者矣。夫所謂外者，非外乎內，所謂內者，非內乎外，獨不見少林祖之以楞伽授二祖乎？且如涅槃所言，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字一句，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苟能於是默契，則知吾教外之傳，昭昭乎輪轉之下矣，是為記。

仁正侯竹軒記

辛亥之春，余以公事來江戶，屬仁正藤公述職在焉，辱以駕從，見邀延入曲屋，驩如舊相識，矚其庭，則植竹十數个，猗猗如也。它無所有，乃以此名軒乞余。



作記都下邸第之盛百千何限莫不有珍館華棖之  
構園池動植之觀獨公以斯竹也以斯軒也使余記  
之是其所記不在事而在意也明矣蓋夫竹之為物  
直而秀勁而理內虛肌淨節固幹暢其為枝也颯靡  
雪撓不屈亭亭之本其為葉也新生故謝無空青青  
之色其陰蒨蔓可以庇人其風清冷可以祛煩凡皆  
君子所資以比德者非耶今公在奉朝請之列受成  
事而已無所參與乃以暇日孜孜好文學閑靖典雅  
交及吾方外是其志可尚所樂可知也人孰無好好  
其可好君子之好也孰無樂樂其可樂君子之樂也

仁正之封雖小裁戶口不下千萬數上之所好民從  
之君之所樂民樂之則夫蒨蔓之陰以庇人清冷之  
風以祛煩豈復不近取譬乎厥德自身而家而國或  
波及四鄰則仁正之封豈復為小哉斯余之所以不  
辭而記其意也

對馬重建

神祖祠廟記

東照神祖之德業休烈赫赫在億兆耳目不復狀也  
常也嘗讀久保氏所著三河世譜乃知奕葉樹德覆  
蔭臣民所由誠深且固也猶疆場瓜瓞之詠公劉曾  
父耶方足利氏之亡也群雄競作四海瓜裂恣其鋒



鏘更相攻奪勃焉興忽焉亡遂一併於豐臣氏而竟  
 歸吾神祖天下始定矣夫豐臣者以暴易暴二  
 世而滅乃神祖則以仁易暴時而後作是以四  
 海翕然從之干戈弭息上翊天朝政教大行至今  
 二百年如一日焉且夫豐臣之暴莫暴於伐朝鮮二  
 國之民糜爛幾盡神祖之仁莫仁於和朝鮮二  
 國之民永受其賜何則自古列國未有善隣而不存  
 不善隣而不亡者也而矧堂堂國朝東西相並烏得  
 相睚眦而相保永圖乎哉宗氏之有對馬代久矣其  
 於朝鮮一葦相航利澤相關未嘗有背憎一旦從豐

臣之暴勢不得已也及神祖之講和也乃復辛  
 勤周旋解不共天之讎合勿爽之盟其庸亦偉矣以  
 故閱閱上進世掌北門管鑰通公閉邪二境以安歲  
 時行李往來慶弔修其好貿易達其利亦二百年如  
 一日焉神祖之廟列國不悉有而對馬有之豈  
 苟而然哉初猷廟時賜神像於拾遺義成則  
 奉而廟之蓋壯麗云既而災屢欲改作不果權奉安  
 諸萬松之院至今拾遺義功與群臣胥議以為既廟  
 中廢非射則慢是非所以黜寵靈也非所以祐邦家  
 也遂奮然命事改相攸府城之西一里而近拔其柝



小禮遺草 卷之五  
檄允其行道亟其經營已而告成矣其地夾塏連峰  
而擁前以軒豁殿堂門廡翼翼如也肅肅如也而工  
力不厭費輪奐不嫌侈壯麗不減舊皆出於奉先之  
誠矣於是具其圖狀遠謁于常作之記夫神之在天  
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違而不在故鑿井得泉而不  
可謂水專在是也是蘇軾所嘗言雖然有井而後水  
甯沸焉有廟而後神感格焉豈况乎對馬之有廟非  
苟而然也興復之躋良可記也繹思前列享祀弗忒  
上下靡不受其祉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書曰與  
國咸休永世無窮其在斯廟與其在斯廟與謹記

佛菴記

佛菴之奉佛也圓扉之內淨壇之上奉安圓通大士  
銅像長可尺五寸慈顏端坐一瞻知其非凡作右手  
下垂左手持蓮莖長抵地縮髮無冠飾所謂白衣觀  
音相然無衣有裙又有出山如來像塑造之形極羸  
瘦筋骨畢露而神采屹屹使人肅然起敬乃問其所  
由則曰某甫十三歲好吸烟多聚烟筒巧制盈箱一  
日過店上觀新出之管黃金彫鐫備極精妙其價五  
兩云一見心蕩歸而白父乞求購之父呵其癡弗許  
而歆羨之心無已既父謂之曰汝若獲此絕念其餘



吾許之乃固約與金喜而從一僮趨店途經古董鋪忽睹斯像而心復欲之問其價則亦五兩云然無計可辨舍而去之於是歆羨之心交戰於胸及近于店決然自省世寶孰若法寶回步而到嚮處投五兩購之鋪人亦驚其捷快既允重不能扛遂買肩輿與像載而還家奉安焉蓋其之歸佛是為權輿凡家溝災者六雖重器多不得躲而此獨存焉如有冥祐然有吉祥草座款識唐國沙門克梁造七字明和之災誤遺失之因新裝如斯又嘗夤緣蠻客閨失及者乞求獲天竺佛像啗以貨前後行賂種種方便歷歲得輸

送是出山像云樓上則置達磨大師木像手持隻履迴顧而立衣裾偏反兩脚貼地長殆三尺竦然不倒極巧極古威靈可畏亦非它所睹先是東睿法王署南無佛三字賜之嗣王又賜南無佛菴四字因揭以為號所奉持經有明本法華字畫鮮麗黃檗悅山為題為跋副以普門品間圖大士應化者一卷亦與世所多有異撰尤見佳妙其餘經傳有干涉觀音者皆為集蓄它有應真圖古德真跡遺像不可殫紀又有加沙石磬金鈴數珠鉢盂拂子如意禪版類種種不一然皆來歷不苟凡法中所宜有靡不具



有又好梵書能之其緣因于佛如是又有奇僻毋論  
書畫至百器玩每見殊制詭形天然成奇狀者無不  
購求有天造椅子自然石龍石鈴木魚它可知矣又  
獲獅尾金毛閃閃可為拂子誠希世物也其所居窓  
扉架格皆用奇材湊其巧而左右前後莫非珍異視  
者驚嘆抑得無玩物喪志之譏耶雖然比諸世之耽  
聲色極飾浮靡者相距何如也乃聽其所以自謂則  
曰吾固凡庸無始業習豈無六欲之惑乎內哉姑且  
以此易彼自誘自適是其淨兮依他庶幾有庇於諸  
聖之方便度哉若夫以玩喪罪我與他無以異也我

將何辭是其志可知已且其為人磊落無所拘吝或  
知寺院什器所由或遇人之干請有故輒施與無惜  
也嘗鬻一莊購大藏經經九載閱覽略竣聞其本原  
出於某寺從而喜捨之又嘗刊法華文句施之以便  
學徒屢遭祝融所失亦多而坦懷處之不屑也亦見  
其秉心有異乎人矣近與余相識一日見邀乃隨所  
觀略記如斯佛菴名蓮字景蓮姓中村氏七世祖某  
頗有功於開國之時自三河徙于江戶隸于官司  
薦席事具載家譜不復贅云

秋香園記



海內諸侯一歲就封一歲覲在都下在封者雖骨肉不得越境相見在都下者已論骨肉諸所以同好同遊者交相來往講論以成其志凡四方之士自經術以至於百伎藝苟遊聲譽者皆輻湊都下以投其好凡四方之產適口稱體供視聽之玩者皆輸送都下有其所無而無所不有以故都下之饒海內無比並諸侯率皆以都下為家云而其邸第之盛大者十里築為山鑿為池有廣行者有壙蔓者珍卉奇木崇臺綺館人工代天極其壯麗然封有小大方有遠近地有肥磽歲有豐儉末侈而本耗用衆而生寡者蓋亦

有之其或驕奢不檢下者非所論也宮川侯之第在牛門之內乃近所替賜者其地狹隘無喬木臺池無有遊觀廣覽之美公獨愛菊植之以秋香名園夫菊之為物尋常間可貯數千株其榮枯可一歲而更然千態萬狀摛錦布繡至近世滋甚爭出新奇以相矜誇公獨取黃者餘無取也在昔朱遜之有曰菊當以黃為正餘可鄙也蘇子瞻嘉之以比駸蔑之一言有旨哉今公之旨豈特撫朱氏之言者乎月令紀黃花而菊通鞠則其所由尚矣公賢好學在坤之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黃固中之色色在中而氣聞于外



夫是之謂秋香之園

黃雪園記

仁正公之居第宅也。植竹為園，屬余記之。已而以竹不宜地，易以桂。又謁記於余，竹之說也。向既詳之，以比公之德焉。今夫桂也，柯葉不渝，冬夏常綠，固與松柏同節，而有花有香，歷世珍之，存于書策。公之以此易竹，固有以也。然其宜地與不宜，抑亦有說焉。先王之制禮，居山不以魚鼈為禮，居澤不以鹿豕為禮。因丘陵以為高，因川澤以為下，是其所以居順而守危也。士君子學先王之道，欲以脩諸身而施諸人，古今

邈矣。東西逝矣。上之所令，奉承是謹，道有可行，有不可行。可行者，身之不可行者，心之心者，內也。身者，外也。外者，可見而內者，不可見也。夫是之謂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中庸有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嗚乎！斯獨可與公道而已。因記以及之。

近江肥田村薩摩氏新井記

民之所生活，莫要於水火。而其易得也，亦莫水火先焉。雖然，舟浮大海，四面皆水，不能入口，鹹也。洪水襄陵，人皆上屋而號渴濁也。則又不如火之鑽燧，輒出



也况有其性之宜人與不宜乎若夫管子論列  
水而及其民性呂氏論水而及民病淮南子則論水  
而及事物易牙分淄與澠蒲元淬劍去漢而取江水  
之關萬物亦大矣不可以易得而混之也近世有穿  
貫之法其法掘地而及泉然後用竹竿通節末裝鑽  
槌而穿之竿絕則接直到水府則信上矣於是放鑽  
水忽沸騰滿井或流出為溝往往作此以備旱曠便  
之薩摩政武世居江之肥田村中皆用流水屋後分  
通一溝非不便也不無汙濁之患屬者政武挖一井  
於屋之南用穿貫法僅丈餘而得水清冽不可言肥

田固有一井稱名每雨集行潦四流井獨鬻沸判分  
清濁今以薩摩氏所挖權而試之此輕於彼云乃其  
清冽可知已政武來京請余記之夫水也者生民所  
要百穀非水不育飲食非水不調四體非水不淨藥  
物非水不和管子不曰乎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  
治於世也其樞在水老子不曰乎上善若水水善利  
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是故大而  
天下小而夫人皆資於水以成其德者乎是以自古  
忠臣孝子其感驗見於水者不一而足政武之父一  
空居士余姨兄也余嘗病養於其家之後軒今之所



北山遺集 卷之五  
挖乃直其西余詳其為人孝友天至朴而信儉而惠  
且信佛參禪平昔持誦雖僧伽不及政武克家能承  
父風鄉稱善人今清泉之出殆積善之慶非邪吾佛  
亦以水匹性不曰菩薩清涼月遊於畢竟空衆生心  
水淨菩提影現中政武其鑑於斯乎亦能可謂承父  
之風矣

鳴海小山園記

鳴海下鄉氏者實尾張之素封也細根山數百頃之  
地皆為其有先世歸禪濟洞諸善知識皆締交親炙  
造一菴於山號寂照奉圓通大士像乃定朝所作又

有出山釋迦像又有佛舍利林丘寺宮所賜樂山向  
造寶塔藏之並真諸此扁圓通閣不閣而閣之者崇  
大士也閣後有湛然菴安西行法師手刻觀音像置  
大般若經六百卷歲請清衆課誦無怠門曰迎青而  
到處扁題皆諸知識所筆也山不甚高有平坦可眺  
者有幽邃益靜者所遊觀不一而足名寬字君栗者  
號樂山居士頗有文好事與余相交因以小山號之  
擬淮南徃徃取其勝命題蓋倣摩詰輞川之詠不幸  
早亡景雄嗣之亦能貞純克家屢請余一遊余比年  
有江戸之名每徃來鳴海寬政己未五月約過其



地自有松北轉數里主人出迎紫迴山路恍覺與濁  
穢隔南有大將嶺乃織田信長所嘗陳處其西大海  
浩蕩波濤而多度朝熊蒼茫乎烟雲之間北則藍原  
嶽投山諸地環擁之而御嶽迴秀于雲外矣東則參  
信諸山迤邐相連優遊半日得尋勝究幽尋到扶翼  
亭供給傍有叢芮三兩家皆為下鄉氏雜作戴之若  
君可謂太平逸民哉景雄乃請余作記兼賦詩以題  
諸勝夫處富貴者必有榮利之累無榮利之累者必  
有貧窮之患無患無累者其唯素封乎素封之樂君  
粟既知之今景雄嗣之其樂曷如聞恒把鋤耰結草

鞋以種植為樂其亦庶幾乎余雖不敢比摩詰之撰  
亦得共半日之樂聊識其梗槩如斯夫摩詰亦深于  
佛者也景雄能續先世之緒則圓通之閣湛然之菴  
其亦可以言吾樂矣

書燈記

世有遠州燈者遠江守小堀政一所創海內莫不用  
也其製圓欄張紙以籠燈分半為扉開之匝轉而嚴  
于後為柱凡六左右則相重為界上二輪亦相重下  
則圓匣以植三柱合一抽以貯燈心圓外為闕輪極  
承扉可轉也中間鐵條繫左右與後架小圈用安燈



盞焉上輪槁著鐵鉤可提也昔者吾宇先生用為書燈乃去中間鐵條立一巨柱闕如一柱銜短衡上下自在衡端以架燈盞偏重則澀止其低昂以隨看書寫字之便也先生為文記之因嘆匡衡之壁車胤之螢孫康之雪江泌之月畢誠之薪皆不如我之有燈而我之有燈乃終於有燈而不加彼輩之終立身著名哉是其為慷慨奚若也太田見良嘗謂先生曰比歲儉米貴吾與君等所尤病也先生曰吁一掬之米可以并日而不餓抑何所病但米貴物從之乃使油貴是吾所獨病也先生之志於是乎可知已

前任德禪朴州座元行業記

公名宗拙平安人姓小篠氏為桃井播磨守直常後胤其祖其實為梅溪家子來繼其家父為備中亮直治世官朝廷母藤木氏以元文五年庚申十月十七日生公少給仕鹿苑寺無聞和尚因請出家父母不許然慕脫俗之行不欲在塵比十七歲母懷妊卧病漸危醫治不效喚公告訣聞之如箭攢心輒誓祈觀音大士以身代死以為生死相易斯乃非自在之所以為自在耶決志登金閣精誠禱念及三日母忽感大士之應現病愈安誕無碍爾後妹某亦病而喪



明母悲之百計盡術無功公亦悲母之悲復誓願大士之慈救懇祈累日一夜妹目痛劇尤苦至翌日頓爾開朗母喜奔而至寺以告於是公出家之志益切在寺作業無以異僧也及二十五歲遂許使就無聞和尚剃染其父母亦歸依真乘無懈偕正念今終世所不多有此不復煩記公自是專一歸念大士精修不已嘗暗夜寢房恍見壇上千手觀音像供養莊嚴歷歷在目前復有青蓮數莖開敷而開目無見閉目歷歷如故抑亦奇矣天明壬寅改籍大德遂來江戶住善昌院乃谷中龍興山臨江禪寺支院云就臨江

檀越神田宮本氏感得千手大士古像因加莊飾安諸善昌院檀越袴塚氏女十四歲有痼疾憑公有愈因為經營一新實為善昌中興陞位德禪嗣法田龍和尚公先是參禪桂州東嶺二公然欲修善彰志日夜歸念大士專勤靡他嘗就根津昌泉院大僧都實心授千手密法精修千日其間有奇異事爾來頂骨高挺視日猶月靈應益熾四方歸敬凡服香水者惡毒和二便俱下靡不愈疾加賀祐仙太夫人因疾多年坐臥反側目其病端殆十數症蓋宿殃云適聞公事歸依乞拯公更祝禱施香水已而便利深墨間有



麝腦氣累年藥毒兼蘊中罪障俱蕩滌者也凡諸所  
患稍漸平愈太夫人於是念益信敬日月魄問寬政  
戊午疾復作公為持咒禮懺遂以五月二十三日端  
心而終蓋業果所感可惜也其間奇異事不欲盡言  
喜捨遺物累百公用築土建石浮圖高二丈七尺頗  
為壯麗以追薦太夫人冥福云公嘗自謂曰吾固無  
德無智凡所獲靈應皆大悲神咒之力也而至其神  
力之妙雖經所說未能以盡此其精練可知已抑非  
夙植德本何以臻此寬政己未余客江戶與公所居  
相近而夙昔所親數數來徃其徒宗鎮請余記公行

業余以為神咒之流布宇內人莫不誦持唯是駁駁  
泛漫終身不見其驗皆以為不及經所說其故或至  
以經所說為虛妄此則人之虛妄也非經也夫人之  
所愛莫最於身舍其所最代母之死公之立志也如  
斯初心不退精勵三十年猶一日公之修德也如斯  
謙虛自居清廉自守公之不事利事名也如斯此其  
所以與悲體慈意五觀五音者真相吻合而神咒之  
力於是彰焉今宗鎮所請庶幾足以弘大士之慈旌  
神呪之妙解夫虛妄之惑矣豈獨揄揚公之美乎此  
余所以不辭而記之也公今年六十歲抑將來之功







所汲汲無所戚戚居一室左右圖書將以終身焉然則恒之為菴亦寄耳尚何論於屠蘇之與夏屋乎哉吾亦以吾佛之說請且大之夫成住壞空之劫奚翅天地六道輪環之際奚翅富貴患難乃吾以泥丸之心處之空不碍有有不得空於是乎無恒無不恒履仁固通儒其將不河漢吾言矣杜撰其說貽之

惟善堂說

天下之生二曰富與貧天下之行二曰善與惡君子重行故生之害於行者弗為也小人重生故行之害於生者弗為也是故為富不仁為仁不富陽虎言之孟子誦之其心則反矣雖然天之生物豈以仁與富為相反哉故君子之富順天者也小人之富逆天者也逆天則亡順天則存固其理也其或不爾所謂有命存焉命者君子之所獨知知斯安矣斯利雖不富猶富也余在江戶與三太復往來視其為人貞介克己事母孝業繪事而不競多售與母居間里奉養自足盤礴丹青間山水草木之景率意所知則其所居豈不優然寬且假乎哉乃以惟善名堂請余說之語曰惟善以為寶惟者無它之謂善以為寶非以善干寶也其為寶不亦大乎太復春秋猶富業日益進天



之報施善人抑未可知也

宜雨軒說

島稚節居淺草造後軒僅容膝名以宜雨謁余作之說夫淺草官倉所在諸官吏受歲廩者率就鬻之傍有九十餘戶隸于官而筦其糶焉亦各有所屬為時其有亡假貸以米為償以故每倉發百千輻湊藁包丘積金錢翼飛斗斛權衡筭簿券契之類紛綸不可勝言稚節即其人也稚節固受父風有志于斯文其詩尚元白蓋讀白氏養竹記而心悅之耶植數竿當軒檀欒遂有宜雨之名焉凡人之業莫不好晴而惡

雨宜乎雨者唯閑與靜已稚節業既如彼則夫斗斛權衡筭簿券契之類雖平居能恬然乎顧獨以其餘力從所好伴與一軒唯此君是對則閑之與靜固其宜也竹之為物毋論白氏所言其值雨也颯然成聲泠然成色不亦相宜乎嗚乎竹不自宜而宜之在人乃以閑與靜徵之矣雖然閑與靜豈徒哉其亦有所為矣稚節勉乎哉

妙足居說

梵所曰兜率譯為妙足梵所曰娑婆譯為缺減缺減之與妙足相違遠矣雪岡上人身居缺減以妙足稱



何謂也夫顏淵之簞食瓢飲原思之甕牖桑樞張仲  
蔚宅蓬蒿沒人陶淵明環堵不蔽風日此皆以可足  
之木居不足之地以不足而自足者也苟非有所樂  
於內而不外慕者能如是乎雖然彼遊乎方之內者  
未可以吾妙足論也若夫心包三界識含萬法迷之  
為缺減悟之為妙足而所謂彌勒樓閣可彈指而入  
也雖然口之則易心之則難苟口而不心則於夫有  
所樂於內而足於不足者獨無所恥耶故吾伽文臨  
末也丁寧誠曰比丘當觀知足則是富樂安穩之所  
知足者卧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上亦不

愜意然則知者足之始也妙者足之終也上人之意  
蓋在斯乎作妙足居說贈之

鑑齋說

鑑者鏡也人之不可無者也凡好惡正邪之在彼者  
得目以定之好惡正邪之在我者必用鏡而目從之  
雖然好惡正邪之在我者形與心奚如也其將無所  
鑑乎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宜鑒于殷駮  
命不易豈直天下國家云爾哉聖賢之道載在方策  
豈非昭昭乎千古共千賀伯寧名其齋以鑑請余作  
之說余復何言且述以子思之言曰莫見乎隱莫顯



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齋乎齋乎是其所以自鑑者非耶

吉為齋說

語曰吉人為善維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維日不足夫善不善人之行也吉與凶行之應也指為吉人凶人者抑言應之疾耶仲用生于千賀氏出婿谷邊氏並皆隸于醫官而有食祿仲用少不好戲日孳孳學術夫先業而後食者不得日孳孳先食而後業者動流於放惰仲用勉乎哉君子乾乾惕若何論食之先後也向者請余名齋以吉為既又作之說遺之云

冰齋說

南部北條生書問於余曰僕遠離桑梓遊學江戶二兄尋皆亡於家誰侍奉膝下於朝夕者每一念至百感攢心搖搖如懸旌云以冰名齋自警請師說而張之所賜多矣余悲其志也書與之曰今夫凶人為不善寧不若就木之速也乃吉人為善弗壽何成人唯知羨壽不知保壽舉觴稱龜鶴何益於壽壽之所以保其在慎歟以冰自警慎孰大焉夫昏定晨省孝之始也立身行道孝之終也唯君子為能令終吾子所遊非學歟最哉夫復何言



尚古齋說

尚古云者，所尚在道也。蓋孔子自稱信而好古，又屢嘆今之不如古矣。况居數千載之後者乎？道之有古，猶水之有源，植之有本，本固而末昌，源浚而流廣，流廣或失其源，末昌或遺其本，豈能永久之道乎？我夫道與天地並古，之聖人體之以立皇極，以治天下，以教萬世，則諸子百家皆莫不是由而於末也。或不能無所失，而况與世推移，滔滔不反者乎？是學道者所以力尋古也。雖然，生數千載之後，學數千載之古，必也土型之食，土階之居，而後為可取，在流而不失源。

在末而不遺本，如是也耳矣。因幡小侯以尚古名齋，請余為之說。侯為人恭儉，志于道，孜孜好文，不倦。在今之世，實所希見。即尚古所名，豈齋而止哉！其德必行於邦人，人將以侯之所尚尚侯矣。

邀月堂說

飛驒田中某新作室屋，乃介館樞卿求余顏其堂。余以為顏者，所以紀其所也。夫飛驒，余足跡所未到，况於其堂，安得推而紀之，無已其月乎？月之為賞，千里維同，有幽與而成趣，有浩蕩而聘望，其於人也，或雅或俗，或茶或酒，皆藉月以翕樂焉。其相邀也，乃所以



邀月也。昔者馬子才作邀月亭詩，其所述焉往而不有也。又吾寒山子偈言：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則以月比心，月之與心，果不可說也。果不可說，則其樂亦不可涯也。幸田中子其鑑乎。此我寬政庚申六月廿七日走筆與之。

龍吟開山佛心大明國師靈光塔碑銘

昔者聖一國師開慧日之山，弘龍淵之傳，吾禪之興勃如也。乃與大覺之在建長，寶膺千光祖師之識矣。於是乎萃一時英邁之士，猶蒼筤也。猶栴檀也。如大明國師，其尤較著者也。謹按行狀，國師諱普門，號為

無關，信濃保科人也。姓源氏，其母夢踞富士山之頂，面東吞朝日，覺而猶見白光燭室，尋有姪至。五月呱呱聲聞于外，經十有二月始生，生而有齒，目三角而重瞳，耳復重輪。七歲母提攜適越，後投正圓寺寂圓法師，乃師伯父也。十三圓顛習教，卒暴逢法師之譴，還于信而舍鹽田。日趨講肆，力學適病，熱舍主忌之，出茨于野，獨卧呻吟。夜二犬來，一白一黑，分蹲于頭足側。師意將噬我，然不能動，頃之有狼群至，二犬吠逐之。再夜亦然，三夜狼先至，數倍于前，勢已迫我。二犬俄來，盡逐之去。黎明犬猶在傍，舍主來問異之。



少林遺草 卷之六 七  
師語其故舍主驚曰公定非常人為背負歸家二犬  
從行須臾不見於是殷勤者養病差謝去後反于正  
圓法師詰問教義見其有進也容之後遂付寺事十  
九禮長樂釋圓朝公受菩薩戒研窮顯密二教聖  
一國師旺化京師特往從之咨決心要日臻玄奧凡  
五載還于越詣華報寺寺主本智法師忻然讓席革  
為禪叢居五載年業四十矣慨然自謂大丈夫豈須  
盤坐一隅以為究竟地乎遂航海入宋參珏荆叟於  
杭之靈隱挂搭堂中一日往淨慈謁倫斷橋橋先夢  
一蒼鷹巢于左肩手承之俊快可愛翌日師至侍者

不通偶見橋過廊間進而禮之橋指師曰向所夢鷲  
是乎延入宗鏡款接舉眾愕然自爾日月親炙遂蒙  
許可景定二年四月橋遷化付法衣及自讚頂相師  
遊兩浙叢社十有二載東舶而歸屆薩之河野住二  
載入京省于慧日乃分座董眾旋有補席之命固辭  
而出抵鎌倉龜谷長老某請居前板亦不就去而住  
越之安樂寺尋遷正圓寺凡五載眾滿千指寺有古  
木十株忽生大耳如菌可食以供眾皆足隨取隨生  
及師之去因不復生云又旋感熊野權現之靈事詳  
行狀師既周旋越之三寺以故北郡靡然莫不嚮化



既而聞慧日和尚示疾彌留特來定省衆議欲俾補處遜去之浪華住光雲寺衲徒趨風泊教律鉅匠傾企者衆及寶覺禪師退慧日檀越藤丞相實經劄請領住持事十有二載文應上皇居龍山之宮宮中有妖多遭魅惑上患之詔南京睿尊律師禳之尊率二十僧晝夜修法既經三月而妖如故或投礫護摩之壇有奏師德望者召而問之師對曰世典猶言妖不勝德矧釋氏居之何妖之有上壯其言勅有司俾師入居宮師唯率衆晏然禪坐而妖自息終不復起上大悅乃傾心宗門執師資禮而受衣鉢因

賜宮為寺即南禪寺是也賜奎翰誓曰檀度無渝歷千萬劫紹隆法門云爾丞相藤公家經丞相藤公實兼一時公卿申弟子之儀者太多正應四年冬師示病于慧日方丈諸醫皆謂不治上皇私謂宮妖之銷非必師獨任其德令其生死之際可以驗平昔所蘊於是駕臨山門駐蹕累日親視湯藥事十二月十一日藤公家經入寢問候師謂曰吾今日將行特遲相公來而延在明日行矣十二日命搥鼓集衆告別其以頂相乞讚者一一應之筆殊道健至中夜更衣加趺上皇請遺偈手研墨泚筆與師師欽接即書



曰來無所從去無方所畢竟如何喝不離當處置筆而化世壽八十法臘六十二闍維收靈骨塔于山之東北曰龍吟菴上皇歸崇益厚親讚其真曰叢林老作人天眼雷卷星馳追也難三尺竹篔三尺鐵未曾動著逼人寒嘉元二年勅謚佛心禪師塔曰靈光元亨三年加賜大明國師越至寬政二年庚戌實丁五百祀之忌辰龍吟之支曰南昌者熙陽育主之曰即宗者龍河禎主之於是胥議欲修葺殿堂在巖祭筵擲追遠之志酬垂裕之慈而靈骨所藏在菴之北可三十步頗憂阻隔因北拓靈光丈餘定宅兆將遷

焉往穿窬所果獲石龕中安金瓶靈骨存焉恭昇至靈光之下改崩焉極其牢固上新造塔廟安真像儼然儀具矣以初地為置香燈所且宜立碑其傍而歷五百載未有也熙陽和尚見今住本寺以與常有列刹之好需作文勒之常雖不敏誼不可辭竊嘗以為國師蚤窮奧於慧日之室晚鍊精於淨慈之爐以至據大方演宗乘其較著如是而機緣語句不少傳于世獨何歎當宮中之有妖也夫睿尊不亦有德之師乎精修三月而不能禳也此其為妖亦大矣及改詔師唯禪坐無事事而妖自消泯就便為千載上寺之



北齊書卷之六  
基譬如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即使寇醜化入吾聖  
治之域豈不偉哉及賜宮為寺也其為榮亦大矣乃  
俄而屬諸南院舍歸故山僻如游雲之去來大虛然  
則榮之大妖之大自師之道之德而觀之若海一漚  
然上皇睿知猶且勸之生死之際而其透脫自在  
如是然則師之道之德之大尚何用其機緣語句載  
在帝上者而揚摧是為耶大明之謚其亦與母氏姓  
師之夢非相符歟常也不敏敢竊取斯義叙瞻仰之  
致併及在今之續緒系以銘曰  
巍巍富士竦吾東方赫赫朝日升自扶桑偉人焉產

為徵為祥申呂降嶽未足比量良而止頂震則出光  
靈氣夙鍾曦晶峰挺出教入禪洞徹自肯咨詢大方  
萬里隣並法眼已圓燦破昏冥至尊屈尊道重九鼎  
名必由實孰欺天聰朝則魔窟夕則禪宮如幻自在  
固在掌中端居寰海四方靡風宿德義彥鉅卿明公  
慧日倡道濟濟如林師居之最克嗣徽音辟如雲雨  
起自龍吟德宇彌邵慈澤益浸承前垂後輝古騰今  
繫大繫明無可抵敵潭北湘南黃金遺跡仰茲靈光  
新茲丹碧半千雖故門風鳥奕碧落是碑奚假聲畫  
河內四條暇楠公正行墓碑



嗚乎是為楠公正行之墳云方テ元應天皇出居芳野也足利氏立ニ延元天皇而奉之於是南北朝分北強南弱諸為南者多叛而歸北其為南終始不渝者獨稱新田與楠氏而新田與足利有隙實為亂階是其為南不足稱也已楠中將初奉詔豎置首舉義兵據孤城却天下之敵其功烈蓋居第一與義貞尊氏以私忿興勤王之師者異矣及尊氏自西海來寇中將有策不用卒戰死兵庫之湊川矣公時年十三從至櫻井驛中將以テ天皇所嘗賜菊水刀與公叮嚀遺誠使歸河內撫親族殘黨待年之壯致身王事

已而尊氏送中將首公哀慟欲自裁母苦厄之及長仕歷二朝官至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兼河內守智勇不減父數出兵破敵尊氏病之遣高師直師泰帥兵八萬伐之公與弟正時族正朝等一百四十三人同盟誓テ神自決直詣行宮奏言先臣正成臨末也屬臣以討賊綏國之事臣雖幼銘於心矣恒恐終不得效尺寸而一旦病而就木也今賊率大軍來寇於是不能自決致命則上以失忠下以失孝此行也不能殲敵則臣請殲焉幸一拜天顏而訣言與泣下ニ帝親諭曰爾朕之股肱其可失乎可進而進可退而退慎



勿自輕，辭出謁。先帝陵過，如意輪塔同盟，各以鐫勒名於殿扉末。紀倭歌一首，又皆薙髮投于殿內，眎自決也。已而二高率大軍至陣于伊駒飯盛，外山四條，斲而公兵僅三千。詔使中納言藤隆資援之，其兵三千，汎聚野，伏葦，號二萬，為向飯盛山勢。公則由四條，斲而進，直衝中軍，固決死奮戰，一莫不當，百殺傷太多。至馬創不可乘，則又步而前，縱橫衝突，其心一欲獲師直。師直在後軍，自衛及幾逼上山，高元裝師直服，自號師直，戰死。以紿師直，而師直終不獲也。自辰至申，連戰崩敵陣，無數。我軍亦死亡殆盡。於是聚

殘卒，負猶佯奔以誘師直。師直不親，使裨將追之。公田戰，所斬五十餘人，餘兵敗走。又逼師直，迺使射手射之，矢如蘆，亂然。甲冑以著體，久稍輒中，莫不貫而集於公身者五。它將士皆創，莫能興。公忽呼曰：「事畢矣，莫為賊所獲，與正時交刺而斃。」宗族同盟並自殺。其他士卒一莫生而反。云實正平四年正月五日也。公年二十六，有子多門丸。先天正時，弟正儀仕有功，名世稱楠氏。三代其事實載在史傳。茲不枚舉。余嘗嘆以為使先帝用中將之策，則無湊川之敗，中原亦不失守也。使公從後帝之詔，可退而退，則身不



喪而王室亦賴以存焉之二者豈非天哉抑公之明知皇綱之終不振不忍徒長逝於枕席之上耶其志誠可悲也唯是凜凜忠烈昭于千載而不泯矣公之墓在河內之六鄉乃為戰場跡蓋為南朝者封之且恐有所附焉其北方十有餘步四陲疊石頗高在田畝之際巋然尚存中有一楠樹老且大前立一碣所刻刻滅一不可識曾篤字士厚河內人也頃與有志者相謀欲立公之碑以圖不朽請余銘之余雖方外嘉其名實略叙其狀系以銘曰  
身輕鴻毛名重泰山功泯志立維石永擊

其二三河渥美小松原東觀音寺碑  
昔者聖武天皇之御宇也天平四年壬申四月十八日行基菩薩詣熊野祠銳志專精以祈親覩權現之應身既七日忽聞闕宮有聲告曰我本身極樂之化主其在娑婆名觀自在海汝欲觀普門示現之容隨類化度之相當於三河渥美小松原之沙村則東之五更有一優婆塞騎白馬來其名曰馬頭太郎我歲散芥子十萬斛之福以成一切衆生之願也行基即悟東字則十八日之謂也尋來此地翌年正月十八日寅時在山麓祈念果見一優婆塞騎白馬來至



問其名則曰馬頭太郎行基喜躍前擁其馬優婆塞  
輒指西飛去馬則忽化為一株木於是用其木手自  
彫造馬頭觀音像作殿安焉後又感夢以餘材擬幢  
幡立于前庭以誓不朽爾來千有餘年儼然存焉雨  
露雪霜不能侵損凡詣至者皆所瞻仰也其寺號東  
觀音寺舊住持者泯無傳焉中古轉為禪宗玉岫瓊  
公受業無為學嗣法東谷杲實稱中興自是派屬妙  
心系系不絕九傳至魯山意公寶永四年地震民  
屋皆崩災及山門於是舉村北徙十八町寺亦改作  
其客殿天文年中戶田氏所造多寶塔者大永二年

藤田氏所建並皆遷安焉五年四月廿八日南風驟  
起材木漂著岸趾者不可勝數曾無人檢認皆以為  
大士冥化用以經營凡歷九年殿堂門廡全備如故  
寶刹開曠佛宇壯麗實為東南一法窟焉因稱魯山  
為遷興祖云 聖武以來封為勅願所屢賜宸奎藏  
在山門凡守斯邦者世有檀信而券書存焉至東  
照神祖益厚尊崇定封額正法制賜符信 神祖  
台廟嘗駕臨山門迨大阪之役命獻關功爾後以為  
恒例其鎮守則熊野大權現為首以至諏訪大明神  
凡十八座云夫熊野神異固不可測而行基亦應化



人也一時際會為主為賓抑不出於圓通之境矣中興與開基同其諱辰而遷興與中興則月日俱同是其因緣亦非偶然也自遷興至今萬年曉公實五世矣叢規不弛日益旺昌乃請余作碑誌要勒石以遺後世原夫觀音靈蹤三十三所實為熊野權現所開演海內奉行絡繹不絕而又馬頭太郎機會彰彰如斯四蹄為一株一株為八臂為幢幡以烜赫乎千百世即所謂普門示現之容隨類化度之相其不在此乎稱為扶桑普陀洛山不亦宜乎東照神祖撥亂倡治德及四海戶田宗光築城茲土以昌子孫而大

洞如仲以建寶刹興宗盛化皆據闡功承靈託以成世出世之勲者謂之開運大士信不誣矣其慈眼視衆生福聚海無量諸蒙光被祛凶獲吉者古今不絕亦所謂觀自在海歲散芥子十萬斛之福者矣故采山中竹葉以秣病馬病靡不愈是其餘波即靈驗可知已吁信與不信在乎其人銘曰  
南海寶陀此實其所靈蹤鬱興佛心御宇上好下甚以恢天緒一月衆水靡不錫予

善成寺上綱法師碑銘

凡人之所以競功利張聲譽烜赫於一世斯須變遷



終歸寥落之境者比比皆然是吾道之所以察乎缺  
減而趣乎泥洹也何平巖氏之昔盛而今衰也方其  
盛也位祿並進割據壯鉅又為善成寺大檀越我以  
財施彼以法施因緣之厚固非泛常善成寺者弘法  
大師所開覺錢上人所經營山名寶珠鬱為一方靈  
場而與平巖之城相鄰乃有若上綱法師自其家出  
焉師名真興字洞輝贈三位橘朝臣某之子女稱侍  
從辨以承平四年甲午正月朔誕師于平巖城十二  
剝漆十六具戒初從興福仲算究法相之旨後在善  
成寺蒙荒神之靈示受密法遂謁吉野仁賀傳真言

之秘訣顯密兼綜為一代翹楚永觀元年癸亥十一  
月二日於善成寺入壇灌頂登阿闍黎位一條天  
皇不豫勅師修法有驗因賜弘法大師將來兩部大  
曼陀羅二幅並大般若經六百卷長保五年癸卯任  
維摩講師位寬弘元年甲辰正月任權少僧都奉勅  
修最勝會講已歸于子島至十月十四日示寂年七  
十有一一說師上生都率內院今子島有名天上松  
者師嘗有誓詞曰不生不滅不離此土未來劫海利  
益眾生子島在大和之高市寺號觀覺寺有自作像  
于今存焉興福寺勸善院亦存師祀而密法兼焉又



高野南院有師畫像而南院洎壺坂山安部山皆傳  
師之密法謂之子島一流元弘元年辛未平巖敗于  
鎌倉之兵族類離散終不復振子孫旋歸茲土綿延  
至今當時事實遺趾猶歷歷可數有家譜十數卷皆  
實錄也至於善成寺因緣之厚及師行業其所紀載  
亦歷歷可見平巖氏世為邑宰頗豪富不失故業是  
其雖衰未衰亦豈所善之所感非所謂吾道所陰翊  
者乎今吉房欲於寺中築上綱法師之塔請銘于余  
其不忘本是可嘉也如師之傳著于元亨釋書此不  
復贅而及其遺佚已銘曰

猗歟法師窮相明理續緒先宗親覲慈氏啟迪後進  
面現都史唯識觀成降伏魔魅吉野高野深探祕府  
有顯有密如戴角虎子島一流輝騰今古善成遺蹤  
利益是怙天倫所系建斯率堵真俗兩融永受皇祐

北海先生片君墓碣銘

君諱猷字孝秩姓片山修為片氏越後新瀨人故以  
北海號家世為農父默翁母三村氏蚤亡君生岐嶷  
聰敏比十歲族人某授以四書不二旬便通無誤句  
讀皆以為不凡使為書生而僻區無師友之資年十  
八遊學于京心無所可獨慕宇士新先生之業而從



之先生亦器之使侍側未幾先生歿矣君益落莫無聊父亦挈家來就朝夕殆不給君辛勤克奉其驩學亦日進浪華有一二遊宇先生之門者因以招君遂占居浪華父亦因以終焉君為人閑靖寡欲不與世競未嘗以表襮措心然內充而外著名日藉甚海內知宇先生之業者莫不知君以故行束脩以上者比比不絕性好音樂善笛其伎蓋不下伶官云又嗜茶事有雅澹之賞君既閑靖無意乎當世然至於論經濟權古今辨事當否未嘗不察察中肯綮焉其與人交似簡濶方其有故也未嘗不輪誠而款是君之素

以泉之岡部侯每有朝鮮之聘例司浪華公館必用文儒供其應接於是欲辟君充其職而知君不肯官苦以客禮召之君亦悅觀光之美也應之受其廩給嘗有言曰我雖貧哉孰與吾宇先生之貧哉家人以君老且病請用帛易布被君却之曰吾嘗養親不能極輕煖之足於體今吾曷以是為因忽淚數行下其秉心也如斯寬政二年庚戌卧病彌留至九月二十二日卒距生享保八年乙巳得年六十有八葬城南之梅松院有遺文若干卷君晚娶河原氏先沒無子養平井氏名蘊者為後亦為存父之祀也已於是蘊



持其狀謁余志其墓碣余嘗從宇先生學文乃與君  
相交四十年如一日也道雖不同於其所執未嘗不  
相謀也凡有著作莫不相眎悅其同調今也則亡寧  
無有無質之嘆乎哉且宇先生之門獨有君而今則  
亡矣孰可志其墓者乃爾使余余也方外人何以文  
為且余老於君五歲不圖後於君而志其墓也唯其  
相知深且久莫余如也誼不可辭乃銘之曰  
嗚乎北海萬里而南橋梓厥偕既安且湛存于此喪  
于此復何招魂于彼

山興居士墓碣銘

江戸婦人櫻井氏保因北條鉉請于余曰父某死火  
化奉遺骨久未葬心欲得勝區以圖不壞安房有鋸  
山日本寺其山岨其地清曠有石造五百應真像使  
父骨瘞在其傍吾願足矣幸獲師之文勒之念益不  
朽敢請因按狀居士諱館字常翁姓櫻井自號山興  
常陸人也祖寬父擔業繪事長門雲谷寺有僧等禪  
者實雪舟九世而能畫適被水戸義公之名至遂就  
而學焉擔生居士居士為人冲澹虛懷不事事獨潛  
心丹青悉得其法既以為此何足以盡雪舟乎去遊  
江戸汎覓雪舟圖跡及古名画靡不臨摸充盈筐笥



卒極精工成一家名藉藉乎都下矣寬政三年庚戌  
二月二十一日病没于家年七十有六作桃源圖以  
為絕筆云娶太和氏男二人一早夭一為僧名宗觀  
女二人一在故鄉有家室一即保妻敬義生一女既  
夫死女亦夭遂孀居而養居士終其世傳丹青之技  
所作不似女手亦藉藉有名居父後以姪曰絢為嗣  
可謂女而克家者矣今之所請亦非凡也余嘉焉銘  
曰日本志其山其地其世其言其行其德其功其  
爰卜靈區豈青鳥是比唯心之工畫其亦在此  
了義新川君墓碣銘

君諱世璣字在倩姓新川系自藤原乃日野家之庶  
也和泉貝塚人其宗為卜半著于世父孔嘉母新明  
氏有七子君居其長世業醫該練其術君纘緒技行  
遠近諸乞胗治者屢恒滿戶外為人慷慨尚古傍信  
佛乘性彊記多所諳與人談故究由亶亶不絕寬政  
八年丙辰十月二十九日暴疾而終距生元文四年  
己未正月三日享年五十有八葬于邑中上善寺妾  
某有四男綱之統之純之緝之三女早夭一女未嫁  
云余締交父子之間幾四十年君少余二十一歲乃  
先余溘往豈不傷乎為銘其石曰



醫國能救天札胡為不永厥躬克了上乘之義庶幾  
慧命無窮

藏六橘生壽碣

民之有四工與商相去幾何夫不事農稼蠶織遊手  
為功乘時射利故君子寧為工不為商也若夫志奇  
技詭巧窈其工銜其虛飾以競倍蓰之直工寧不商  
也諱如橘生者能工乎工者與橘生善篆刻前此芙  
蓉氏之篆刻妙名海內橘生學焉而不多讓其用刀  
也無剛無柔竹木金玉以至水精琥珀之類彫鐫莫  
不如意而無異於芙蓉氏之以石出也以故名藉藉

繼之近又為鑄制尤稱古雅辛亥春夏之交余客江  
戶生屢來見因言曰茂喬無似有何可不朽竊以末  
技慕君子之誼久矣儻藉師之筆苟得勒姓名於石  
何幸如焉余心可之生固不務學不事詞藻然察其  
為人朴直冲和操一技衣食不吝不吝善與人交未  
嘗不得驩心有似君子之為學者及余將西還人皆  
勸由東山道其意直以東海多川阻耳或復以東山  
之險且仄陋尼之生獨憇憇以為東山山水之勝何  
不一供吾師之行李焉已而歷岐蘇過諏訪諸所矚  
目果使我躍如於是乎知生之襟懷與夫事詞藻者



同其雅遠矣。生名茂喬，字君樹，號為歲六武歲葛飾人。王父道綜，自伊勢度會而遷焉。考道壽，妣關岡氏，生四男二女。生其伯也，娶園藤氏，先亡，無子。取從子參為後生，今歲五十有七。此其來者，未可識然。其為人如其宜，其有以請于余也。聞業已礪石以待其鐫，刻亦不假它手。云則事不可緩也。卒，銘與之。

爾六斯歲，奚取於不朽存乎？亡乎？其真靈之壽耶。

祭景先詰座元文

維壬子閏二月戊子，北禪老衲某，特用香羞之奠，致祭于亡徒景先之靈。曰：烏乎汝之壯也，未可死而溘

死，使我老而不死，乃斂汝葬汝，設汝靈位，治汝後事。烏乎曷其奈何不哀也。自汝之從我也，貞諒純直，節儉守約，事我以誠，交人以忠，外似行簡，內不失信，行無玷而才可嘉也。將以幹我之蠱，克我之家，奈何其先我而短折也。大變之後，拮据經營，辛勤朝夕，室屋既成，什器略備，將以佚我老而承我後也。奈何後不能承，而使我欲佚而不佚也。自汝之遘疾也，皆謂形役心勞，難可救藥，然亦未以必死。是以醫治靡所不悉，服食靡所不用心。諸親朋義故，相與扶助，相與禱禳，三寶亦靡所不至。卒不見效，日以彌留，信所謂定



業不可轉者耶及自知不起向我殷勤謝恩叙訣我亦為諭以菩提行願令不漏失遂能正念以終自汝之歸土也愍遺一老焚焚無依視汝手迹檢汝衣服把汝器玩于室于庭莫不彷彿乎音容夢耶幻耶嗟般若之明固無來去汝死非死我生非生情之生於性猶波之起於水即情即性即波即水不生而生不死而死哀則哀矣明則明矣是以諭汝菩提之行願所期在涅槃之岸而已汝其識諸茲具菲薦申以斯詞器汝所造蔬汝所種烏乎尚饗

北禪遺草卷之六

北禪遺草卷之七

淡海 竺顯常大典 撰

血書華嚴經跋

阿彌陀寺法護上人持血書華嚴經眎余曰此不識何人書又不識藏何在何許展轉市街間居為奇貨比予購獲之以充彌陀寺法寶末有餘紙幸師跋之余披而觀之字畫齊整血痕鮮明亦能莊飾裱裝良可珍敬也夫衆生所愛莫先於身而進法之精亦莫切於捨身古者有紙皮筆骨墨血以寫大乘經律蓋非空我法安於忍進者弗能也具縛之倫欲愛所生孰



不<sub>下</sub>娛調適而惡毀傷自非樂大法而逞大願寧捨其  
所愛甘心毀傷者乎若人良可企豔也夫華嚴經者  
金口初開素恒覽無上之上乘固不待末學贊揚乃  
今八十之卷貝葉染紅十指之頭更瀝十會之門隨  
闡而行布具焉理事無碍法界妙義悉以一鮮紅簇  
之而圓融著焉且夫人血分莫不資父母以生經曰  
一切衆生皆我父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又曰身  
肉骨血與衆生俱則吾滴滴所染兼一切衆生無二  
無別是緣起不思議之妙能使法界融會均入華嚴  
萬德之域其為功利豈不大且遠哉宜矣不以名字

著虛假之生必也歸菩薩報土進行位受記別所謂  
名稱普聞無量世界者非耶上人既獲而安閣焉抑  
亦莊嚴寶刹者何莊嚴如之

唐詩選跋

于鱗之選曰唐詩盡於此其所不取姑不論其所取  
可疑也七言為律最可精嚴而昌齡萬歲樓萬楚五  
日觀妓將何所取哉要之于鱗於選主氣格尚直拔  
獨造其所自為精妙如彼而其所選如此是則于鱗  
所以為于鱗唐詩所以為唐詩猶九方臯之相馬耶  
故非于鱗之選者非也以為金科玉條亦非也王敬



美為序略言斯意余復擴而說之

跋遺教經後

王右軍所書佛遺教經世所傳石本實與道德經等楷體一般可賞也然右軍卒年五十九矣永和十一年三月有於父母墓前自誓文其間蓋不出十數年姚秦弘治三四年頃羅什居逍遙園譯經論三百餘卷遺教亦在其中即當晉隆安之四五年上距永和十一年蓋四十五六載不相當甚矣然經末記永和十二年六月旦日山陰王羲之書且又卷尾有敵國之寶四字並似不胡亂或者史傳反有所謬耶余第

尊其經愛其書於其所疑蓋闕如也寬政乙卯之春余客在江戶公事暇臨寫一本亦以尊且愛故爾不羞鉛擬銀也

跋曇榮上人詩稿後

諸作翩翩比之曩時更進一格所謂老夫當放他出一頭地者快幸快幸譬如登玄圃箇箇琳琅入旃檀林片片皆香不復揀取一二上下其價也過此以往要在準則古之作者自煉自熟而已且自古文人才士率趨浮華况在釋氏尤所當戒如上人秉心塞淵是可欽也瑜伽有言菩薩見諸有情樂吟詠歌諷為



作綺語相應令彼有情歡喜方便獎導安立善處如是綺語生多功德上人豈以是為意耶吁叢林澆季有文字無文字均不免杜撰今上人尚古之志往往見於辭氣則不慧所以歎艷乎千里豈徒以辭藻而已乎哉聊題數語卷尾還之

鐔津文集跋

此本與今世所行鐔津集頗異而間有補益蓋乃中峰國師所重刊誠珍本也况南堂椿庭諸名宿所持而相付椿庭有跋有印記尤可珍也明德至今四百有餘年轉為村山伯經物龍以寶之不亦宜乎戊午

四月余客江戶始視此本伯經請余題數字其末余也感集筆端曷待其請

文昌帝君陰騭文跋

清浙紹王世儉於乾隆甲申夏忽染濕熱症半身疼痛劇甚難起遍請醫士服藥罔效知必不痊因於帝君尊前虔禱願送陰騭文五千張後不藥自愈遂捨財錢梓施諸四方傳至大東實濟世之方詮也於是與同志謀更書寫重刊廣布施以弘善利因謂世人多不慎懋尤之幾微徒望祈求之有遂或不知宿業之輕重動恨福報之無徵皆惑不知理者矣幸有



志之人熟看斯文孳孳行善修福遵奉聖教毋怠帝君之宣豈其虛乎

趙子昂淮雲帖跋

趙松雪法帖布滿海內不無小優劣顧亦摸鑄之間稍失其真者有之吾山維明上人所得一帖諸體具在尤為精妙視其本乃當時裝潢或是顧家所出也上人不欲自私倩上手翻刻公之四方屬余識其事海西宮子常以書名專取法松雪酷嗟賞斯帖約刻成必題其末不果而歿惜哉因併叙及

物徂徠墨蹟跋

和韻非古也詞家所率由以便于唱酬故耳物氏此作一礎而五首亦可見其豪蕩之材矣

王陽明墨蹟跋

此帖陽明先生手蹟云見它筆所補殆居其半而字形頗相似或是好事者互相羈入分作二本以為奇貨者耶先生書雄偉逸宕想見其風采即一字一行亦可珍也而其所珍以人非以書而已余於先生之書始得寓目乃嘉景蓮之志因為題其末

月仙仙境圖跋

月仙師用新意作此圖而仙境狀態尤可觀也它日



洪卿者耆覽揆可以代千金之稱壽吁余老矣能及見之乎戊午四月過洪卿留數日偶出而眎之不能無感為題數語于絹餘云

蒙求跋

蒙求之為篇比語排韻使幼學便于誦諳實學府之佳儲詞林之良材也宇士新嘗寫一本其所志亦可知已比島生獲之珍襲不翅乞余識其尾此蓋士新初年所書與所寫滄溟集筆體一般滄溟集在余許乃罹戊申之災失之矣今觀此本亦不能無感

百翁圖

月仙上人於丹青亦三昧哉以一毫端幻出千態萬狀云丙辰九月自五瀨至止余後軒一日卒然謂余曰吾為師作百翁圖急接紙而展之始不事意匠經營口不輟談筆隨腕移便見蒼顏白髮之徒似提携而來集琴棋書畫以至凡狀態靡所不有斯須間既成一百矣誠足以悅目而娛心矣余乃喟然嘆以為使我與之相對蒼顏白髮即真假奚擇焉缺減之生歛出歛沒何必速彼而遲我也且吾衰耗日迫四大將散彼則在楮國上苟不罹水火其存未可量是果孰真而孰假哉試問百之翁寂而無答



題左傳考首

宇先生之學力尚精覈嘗欲考訂左氏傳而有所著  
 撰業未果而沒門人片孝秩採掇一二識片楮插入  
 冊中者輯錄成三卷矣夫元凱左癖固籍甚千古然  
 軍旅餘力從事鉛槧豈保無踈謬今其所指摘非所  
 謂惡我之藥石乎茲編固非完全物然覽者以三隅  
 反有所啟迪豈小補云乎嗚乎士新沒幾五十載而  
 孝秩亦為故物余憂其不朽之不為不朽也故命上  
 木以公世之學者云

月山重題世說鈔撮集成首

斯書本聚合鈔撮及補以為一部及上梓書賈輩患  
 其浩繁多費且前書頓廢訖之不已因止採錄所追  
 考以附前書之後覽者併按可也

靈芝頌并引

江戸之高田有完戶侯別業焉其地夾壘可以近樂  
 而遠覽也一日胤君某徜徉次忽睹靈芝三本生於  
 園其大者徑咫僉以為嘉瑞叙賀於是遠使余同之  
 余嘗於公也辱一日之遇誣不可辭然不獨為公賀  
 而亦為胤君賀也而波及國人者乃作頌曰

嗟草之神惟德作配聖王攸擇騷人所采第宅清敞



瑞氣云會世子遊焉歛屬眇眇既挺黜柯用張紫蓋  
謝氏階庭奚足匹對邦家之休徵內被外煌煌三秀  
奕奕勿替我作茲頌祝釐遠大

遺愛石銘并序

慧日之靈雲有石焉其為狀也峯巒嶄岳攢而連岡  
橫出亘空及垠復截然壁立乃承以石盤貯水四繞  
澶漫而匯通焉信天然之奇巧也肥後細川源公忠  
利嘗鍾愛之既沒嗣公光尚以先公與湘雪禪師深  
方外之交送與實諸靈雲之庭因名曰遺愛石云一  
時緇素名彥皆有題咏爾來百有餘載今院主天瑞

力生重請余述之天造之奇也君子遺愛也祖庭之  
觀也其可以不述乎詞曰奉而觀焉世亦其然  
猗與奚自生斯瓌奇天劃神鏤寧假人為攢峯上竦  
峭壁下危澄湛盤匝迴離洿塗只尺千里彷彿蓬壺  
雲生岫口風起巖隅維昔君子寓思幽玄遠彼靡曼  
好此貞堅遠托蘭若遺愛存焉睇眇心閑逍遙意合  
供印師觀聽生公法東坡以怪石贈佛印禪師有文  
道生法師點石頭石事見高僧傳  
劉禹錫詩生公不騫不崩永偕僧臘  
佛菴研屏銘瑪瑙兩面有白  
然畫尤為奇賞  
玲瓏兩面圖畫現中晴月離嶺烟雨藹空縮在几案



北極通直 卷之十一  
窈映窓櫺雖有妙手孰代天工

同竹如意銘

爾性也直薄言致曲曲雖如意非直何督

洪卿用名取河沈林製一小研堅緻不減石而  
能和墨用為行具尤佳為銘之

千載前沒千載後出不朽厥貞文以取名

南部三戶郡八幡神祠額背銘敵國降伏四字  
字大尺有餘

南部三戶郡擲引八幡神祠者初在甲斐之南部當  
建久二年移封于此也因奉而遷為世存祠典弗絕  
寬政七年乙卯藩主源利敬恭揭此額搨模筑前箱

崎祠門所題 延喜皇帝宸翰云實所以遠過邊

永鎮海方也乃系以銘曰 次西

神之格思毋西毋東奎光茲揭長仰仁風

雙池研銘

江之石山寺有古硯徑一尺餘雙彫二池並圓相

傳紫式部物因幡小侯摸擬作此請余銘之

石山上篔簹湖下連峯頭波底鏡影俱圓維昔淑女

覃思簡編玄泓像得雙月永全古來呼朋  
字為雙月

仁正侯研銘

一卷之石色離體合有合有離其理孰達念之在茲



維日至昧筆鋒以淬志不可奪其野

書牘

高安子賢

向者楚然敝廬足慰積歲鬱陶所恨僻陋淡泊末由  
繫維至今抱慚不已乃殷勤之謝愈益愧赧不慧八  
袞已滿辱大章見賀併霜楮白帶之貺至何等寵存  
不慧平昔不悅壽詞每有來請一切拒謝至於樛散  
之壽曷敢望諸人取屬初度之辰越在江戶二三緇  
素為設筵稱壽既以為足矣西歸後只廢蓋覆不復  
以告人乃足下記認不遺瓊瑤之什不求自得南山

之唱可謂一夔而足忻幸忻幸謝曷能罄承聞楠公  
之碑主者失產遂空茲舉誠可惜也然公膺之文奚  
足不朽顧忠烈如彼而荒墳無表長在草莽間是良  
可惋惜也乃足下不吝鼎力首倡義舉諸相翕合則  
不朽盛事可以與夫義公湊川之石相比而二公忠  
烈之勲可以並立天下永世矣足下勉強勇義週全  
曲成何幸加焉承命拙文謄寫以呈端在足下保任  
冒浼皇懼不既 琴湖八景序亦應命附覽如其詩  
適在外未還姑請徐徐

冠山公



北極遺章 卷之七  
鄉者趨謁台邸，倏間蒙厚給，不遐弃，何等寵注。貴宗之變，凶罹闔國，况在閣下，痛劇可知矣。嗣後勞擾亦在忖度，而念及方外，茲辱朶雲，覲縷之篤，見其手澤，如再接丰神，亦足以慰仰矣。韓人之畫，元非好品，聊貢所有，何爾言謝。况且鼎臆之報，寧敢膺茲。即日炎燠如燬，萬惟為國珍，恣以副輿望，謹具數字，略布謝懇，伏希照亮，頓首。追不慧桑榆之景，幸存殘照，請賜放念果糕之錫，慮其筐致稠疊，時瘟或損也。代以小金三星，盛意所紆，乃至如斯，感銘良深，不心。  
岱禪

岱公足下，春來得書，未報一字，只是筋力日薄，衰情益甚。今歲八十，添得一重損耗，加以奔命千里，勉強支吾，除是以外，一切惰廢，幸勿見怪。來問數條略略，應荅，總在取裁。如佛書用若字，自是一法，訓汝是古文法，非譯經所當用。文語解既已辨之，至其以大小戒比方辨之，則踈謬之愆，既流布海內，改之何及。要且知者自知，已至小雲棲，號間有訾者，昔者朝鮮成龍淵愛吾，栖閑偶大書三字，遺我衲忻而受之，遂以自題。始與宏大師無相關，已乃今以做宏大師訾之謬矣。且宏大師間世偉人，固乘願輪來，方便善巧，應



北社道草 卷之七  
衆生根器乃今空腹高心容易誹謗實是謬之又謬者良可憐愍凡人之譽我以德而吾無德譽我以學而吾無學乃人之譽我吾有之固宜改之吾而無之我何有焉大抵人之譽我者多訾我者寡訾我者吾之福也譽我者吾之罪也吾與受其罪寧受其福永嘉之言曰不因訕謗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力足下與衲欲惡聲之不入耳固是高誼故敢以所存於心說之恕諒不次

又

向者郵函至使悅巖代答唯是寺務塵累日甚一日

而桑榆之景亦日覺熹微即困憊可知矣高僧傳件深感用心就乞拙墨漫塗鴉二幅以送亦惟唇吻冰噤臂腕寒厥勉強為之幸諒察愚衷不在縷陳暫也病篤一旦綿悒二三日稍得靜安未知前程何如亦一段關心也吁萬態如斯唯以寂滅為樂消遣已悠悠之懷唯希順時自愛

寔禪

新禧同慶惟令師萬福足下清寧均膺獻歲忻幸無量昆吾二包俱辱稱壽深感深愧來喻縷縷益見道盟之不渝雅什翩翩可知藻思之日長並堪慰老懷



北齊書卷之七  
殘喘無恙又添一算人皆以矍鑠見稱其實起居寢食恰似護持大病人僅足拄撐而已且也年彌長事彌繁公私內外無些優暇而况法務多是世務雅事多是俗事一無愜意者案牘之勞亦復居多至著作之業不得分寸或遑而翰墨虛名逐年滋甚諸來乞塗楮者日月不休苟一應之二不得不應二應之為什為佰皆不得不應則衰憊何堪焉譬如老朽之木衆禽集之也以故近來不論親疎一向拒絕不應今來書所求亦在不應之例然而以故舊之情殷勤見託使人依違先是應之未果者亦頗堆在筐底凝寒

肺病猶龜待取陽和透躬行將償舊債今之所求亦將在其例耶姑徐徐云爾任筆不覺絮叨餘更付使僧口頭千萬諒之令師和尚侍前亦備申致如阿堵作祟崇冀願保悠悠不既

又

井山之變梁木壞矣慨嘆可勝言耶其在上座輩痛切可知也安井之遇終為永訣爾後欲再扣毘耶而已聞法旆之西矣愈益懊悵不已哭偈一首即言其意已向所示諸作翩翩倍可嘉也一二點檢更請簡裁如見贈二首幸請改寫以便寄致慰老懷多矣凡



人有才者多德有德者多才以二者相比有德之才  
為愈然有德而無才於利濟或闕故有德有才乃稱  
媿美然千萬人中不見一人而所謂才者豈徒拈黃  
弄白之謂哉寔公勉乎哉吾所期也衲衰朽朝不計  
夕若或金錫脩然來過打箇未了之談誠意外之慶  
喜也任筆不覺絮叨它順時自重

千賀伯寧

鴻信至因審文候佳迪足慰遐想韻冊見送致如數  
查納悅巖保哲僉以拜賜它本則命悅巖主張即當  
旋旋分付償價書肆呈碍法例固應然耳時下剝炎

未退萬望自玉老慵只此草歪不莊

又

西歸後老嬾未能另啟託恒菴致意不料勞手示  
誨懇懇諸所致謝皆自我當致謝也昔遊厚款夢寐  
未忘太函集細點檢之他筆居十之三四不如向約  
恐不愜高意數日間當以舟便發也叮嚀屬意當無  
誤失但怯緩期耳恐運賃頗騰故如斯呵呵諒之即  
時炎涼既換燈火可親努力自愛草草不莊  
人平安珍重幸望叱致谷邊生亦略另書乞致意

又



北村遺草 卷之十  
新禧特勞賀教併辱昆吾二星之惠深感交誼之厚  
而否德曷以膺茲因審文候佳謚示家門之榮  
甚副傾注尊取休嘉壽祉愈固則合眷之慶可知已  
不慧無恙加年然百慵千懶惰窳日甚但用頤養得  
犯幾喘至於壯健二字見命不當甚矣數字謝荅任  
筆歪斜幸恕况它嗣音恐惶不備承遷居襄事  
且有姻事並日慶幸縷縷見教不堪雀躍想改歲之  
交倥忽倍常然拮据一時定為終身之安佚恒菴書  
中亦極言新居之佳無堪拊賀侍外自愛以副瞻禱  
祝祝曩曾見贈兔園韻冊一本卒以與遠鄉之人弊

處曾無一本遞便幸見寄一本是冀此書京上無之  
故茲冒告

谷邊仲用

客况無聊忽聞剥啄就獲貴函併一盒之饋尤為甘  
美實店工之優也館中大小皆以飽德深感交誼之  
腆矣空器還上附數字答謝草草

伯寧仲用

羈旅倥忽雖初度自忘之矣乃遇諸君記認亦見寵  
注之深佳饋三件抑何惠好之至斯也並供雅賞登  
受至感容面謝草略不既



又

抵悅巖書登時披露手澤殷勤足慰企渴之懷因審  
各况清安聯璧益光忻幸可言見貽昆吾二星深感  
寵注之摯佳稿一冊可見以文之會日新之業珍重  
珍重至於見懷諸作吟玩不能釋手蕪詩一首聊報  
瓊瑤請同青睞以諒愚衷令尊平安多多致意老朽  
無恙幸勿軫念略略布此不戩

又

祈寒遙惟雅况清勝向來辱答字縷縷情詞為感不  
少加以昆吾之貽寵注尤深齋說方纔成稿即寫為

贈得中高意幸甚老懶多冗不一一恕亮

昔者又

承諭分手以來勝遊事熄獨汲汲筆研間然筆研間  
興趣極多其賽却攬勝必矣讀至挂壁間鄙像焚香  
捐接頓增愧赧然牟尼金粟固以一默為宗而况墨  
痕代舌可以目擊存焉乎情愿縷縷溢于楮面昆吾  
壹雙何腆貺之至于斯也捧領惕然承聞近有遷徙  
之舉乃在泉新二稿之間此固昔遊所慣想其爽塏  
敞朗勝舊居萬萬矣料即辰既安几席否燕雀之賀  
不堪神馳先是聞諸恒菴千賀氏近蒙 鉅公褒賞



之命雖未知其詳蓋一家榮幸莫加焉夫有實有名  
君子所志更冀二君汲汲乎筆研間將來進取可知  
已不慧碌碌守株無恙幸勿煩念向也林下撓擾今  
稍安貼亦猶俗所謂蓋臭物已件件欲言更僕不能  
盡况一毫端乎真諦世諦兩俱納敗可憐哉殘曆無  
幾努力自愛衰老亦將加一炒豆乎呵呵偷隙布斯  
冗猥高諒它容發春奉祉不莊

淨泉寺履善

昔者辱同二三淨侶見訪幽仄傾蓋一時歛合歛離  
地角天涯意以為猶慶喜阿閃不寄再見矣不圖遠

勞瑤函疊疊詞諭申以雅什白楮之貺乃知緬懷曾  
不我遐也雅誼殷殷衲雖僻情乎能不感銘而其文  
雅馴其詩清真實交際中所希見何以獲之千里之  
外也至於褒賞之溢抑何以膺茲爾時卧病不能即  
報厥後官剝多幹老未解印時奔命東府公私紛綸  
不遑寧息雁魚之誼多不免忽偶覩來函在筐底不  
覺慚汗浹背急搦筆修數字申覆且謝踈濶之愆如  
郢調未能屬和唯是衰耗甚塵勞不絕應接之餘只  
閉目兀坐以消殘喘已千萬亮察不宣

因幡小侯



不慧林下老秃志存巖谷曷敢與國士之筵哉乃  
官命難逃繫在都下公事外未嘗踵及朱門也閣下  
向因萬浪見屬殷勤及至識荆謙遜款實大非尋常  
交態深為感愧而其所以尊重不慧乃所以重道也  
不慧敢容私其間乎尋蒙貴紀奉瑤函至辭誼益厚  
加以三種珍貺抑無似何以膺茲即當躬謁奉謝而  
老羸未能聊脩數字申覆萬賜恕亮恐懼不宣

昨詣文塔辱款接清談移刻深感方外之高誼矣伊  
蒲之饒亦復飽德不似即當以一介奉謝頌芳貴紀

捧寶函至莊誦三四殷殷勤勤益深銘刻大作之管  
蕪詞之呈何煩紆意即日梅潭萬惟自玉它容嗣音

又

大津之驛特辱手教何其不外之至斯也就審駮府  
之監既滿瓜期還都告功尋拜勞賞之賜許歸西藩  
欣幸可量定知在駿之民抱去思借一之懷而藩之  
民則慰後后雲霓之望君子一行一止一去一來皆  
係具瞻固如斯夫且夫留心大事因緣亦吾輩所欽  
羨佛法世法始無二致皆原閣下一心佛心充滿偈  
不知提撕不置否至祝至禱所賜炭籃所謂絲鬘龍



北軒遺草 卷之七  
骨瀾勢層擁精造續密固是府中名工深荷腆誼頃  
就北軒拓開小齋比諸維摩之室更減三之一開爐  
煎茶此物益足要用彌感君子惠愛群居強應塵務  
獨居聊適清閑不憚猥細敢為知心道之幸恕冒免  
歲云莫矣栗冽殊甚千萬為國自愛

六如上人

信至因審道候清安云慰遐念凍腐向既辱領賜藥  
十塊半以即作一羹半以晒乾以充他日之賞飽德  
已畢矣乃今以為未屆苦見叮囑情誼殷殷使人愧  
死接外山氏來簡一一備悉昨書林梅林氏亦達其

信行當修答字併送致讚詞諒之窮陰凝冽伏惟自  
愛萬容護春奉候略略不莊

又

向辱使來見惠籬菊數莖掇英一籃尤感情誼屬頭  
痛疝痛交作不能即報顧殘喘頽齡復何所制聊以  
充楚客之食耳呵呵遣書之件煩常光黃緣而文書  
之草亦蒙指教會東監有江戶之名切急具狀仰扣  
幸得許容未知後來公裁姑遇捷便豈不慶幸因茲  
奉告尚竢面悉草草

宸首座



疇昔看梅之賞實蒙允接而點茶佳設殊出意外况  
咄嗟之間何等煩擾非情誼之摯曷以得茲深以感  
喜未遑奉一介申謝却辱移玉見候殆使人愧死院  
主力生許煩多多致忱奉命鶯宿梅折得數枝亦復  
不能持致傳以俟來便千萬饒恕它容面悉草草  
佳什當點檢偶忘所置更期後便諒之

大室長老

辱改歲之賀副以昆吾之賦謝謝因審道候清安益  
膺多福忻幸不翅承聞阿堵之患未銷然雅唱翩翩  
不已如是則知心眼所照始不屑浮塵之根也拙桑

榆之晷猶存餘照諸來稱壽自顧衰耗潦倒月變歲  
化曷以酬於年芳之色乎弱手提住山斧人少事繁  
支吾不給又曷以遑於文雅之遊乎以故乞筆研之  
役者一切拒謝獨在座下誼固不外隨分相應承命  
額字併拙作寫呈勿嫌醜惡幸甚雅唱亦加此管見  
統祈恕容數字奉答任筆草率它在嗣音不莊

仁正侯

梅候陰鬱伏惟台履罷吉衲頃賜暇當以來七日簇  
裝唯是倥忽末由再趨謁以挹仁風是為懽耳嘗聞  
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固非容易苟操觚者不得



不潛心于斯昔者承命竹園之記密勿厝意竊以竹  
比君子之德焉其後貴邸遘災既已一新乃以竹之  
不宜地以桂代竹既成業生云昨詣文塔復命以桂  
園之記衲也蠢愚未敢奉諾夫竹之記既為弁髦則  
安知異日桂之記不復為弁髦也曰竹隨應曰桂隨  
應何所操觚而厝意乎敢布愚衷幸且諒之如研銘  
綴辭以呈亦賜簡裁發程在邇擾擾不恭  
津子惠

以南鐐之貶實難消受使人媿慙無色承知復職以  
來鞅掌殊甚貝塚雖小裁然江南一都會家不下數  
千口其間為政一屬足下則足下亦治天下之一人  
安得不自重努力仁覆闔境使匹夫匹婦各安其所  
其在吾道亦弘誓之一也祝祝衲也九九既過早晚  
就木唯是官刹之印未解百凡牽纏衰惰益甚公事  
外祇與枕子為伍耳然寢食無恙幸勿望念春令近  
行萬萬自愛追額字之約久既忘之矣來命促迫  
不堪負媿因走筆三字以供電覽乞笑而置之

玉澗座元



新禧特辱手命眷惟貴山大小佳謚益固壽址忻幸  
曷極不慧區區依舊唯是衰耗百懶千惰日甚一日  
尚何膺眄昧之德耶承既陞法山第一座昨年非不  
彷彿聞之然足下不我告必有以也故不敢問已今  
始詳之此實瑞世一步行將有名山之除忻躍何翅  
更望力弘家門以荷擔為念祝祝佳貺二件何甄錄  
之至斯也領次極負感悚五色麩想是貴地新製燦  
爛溢目仍望足下腕筆亦如此以潤色宗門幸甚鐔  
津文集曩所講說然老惰有所考記有所不考記何  
所裨益之有以懇求故附諸遞便耳疑問粗附管見

春來甚料峭至今未得暖候諒惟自玉令師大方  
丈辱見致言殷殷高誼殊有昆吾之賜仰沐腴施老  
况未遑另啓略略附謝忱不慧有文軌一編在江戶  
上梓近當輸至欲用此申賀請姑徐徐筆次先白

又

涼燠推移緬惟道履清綏為祝向者隸籍妙心一件  
實為進取一步而驥足自此展矣珍重珍重當須慕  
蘭先哲力極末弊聊具山水陋讚一幅拙著一部以  
表賀忱麾留為幸弊寺屬開山遠忌前後倥忽老懶  
加之日推一日延滯至此如拙著頃始發兌固是衰



老最後彫蟲非敢供大方且喻幼學婆心耳以同臭  
故幸勿路視它萬萬為法自重至雜不具令師大和  
尚平安侍次致意是冀

穎禪

海菜山暮之餽相尋而至何其眷注不置也二者皆  
宜口腹足以願老體忻忻荷荷河梁兮手歲復改矣  
新舊離合曷其有定唯當及時努力以大法為念耳  
仄聞系嗣有因行將有名山之除果然當為貴流申  
賀復何介私情其間乎唯冀乘春和風暖飛錫翩然  
重來東林使舊盟不寒幸甚數字謝答併候新禧休

嘉餘具腆子書中忽忽不莊

館樞卿

飛驒田中生齋芳信至披讀如面大慰企想就審動  
止清勝益副翹祝承近有命赴任飛驒忽驚尋喜  
平安江戶相距千有餘里然名都之際驛程躑躅甚  
者不過三日飛驒比之較近乃僻地窮區消息難通  
則其落莫無聊可知已然足下之志唯道是適息交  
絕遊固非所厭乃承讀書之暇頗優於前日是誠所  
喜也柳子厚謫永柳之州文思倍進有山水諸記焉  
知飛驒山水之勝或有藉足下以文顯於海內耶努



力自愛柳則死謫而足下美替將來亦未可度也田  
中生求額字來喻懇懇誼不可辭凡堂也軒也亭也  
齋也各有其義足下所識也敲月二字豈取唐詩語  
乎然意况各別與田中氏之堂不太相應故改作邀  
月已因作小說附覽諒之敝處近日屬開祖遠忌而  
境微人乏勞擾不可言忽忽布此它託田中生舌端  
唯冀為國保重以副交遊之望謹白  
柄謹領亦見仁風播於千里之外而製之佳材之美  
亦可想也一清二字取次拙書以供西覽聊取用橘  
良基之語已叱置為棄

北條仲鼎

承約東坡額字即此送上萬望貴庇擾擾只此雅諒  
是冀

天履仁

西歸跟從者即將東還來告因以萍遇錄二卷如約  
寄送查納是冀縷縷情悃當別作函申稟匆匆只此

又

疇昔稱壽之筵深感軫念一時盛會實出意外來集  
諸彦亦幸致意寸箋申謝謝曷能罄不莊

又



前月修書付羽使既數日不意獲本月二日信讀之  
一回如面足慰遐念新菜十五片實賑禪厨拜誼之  
厚矣今冬寒凝比例為薄料近况恬適愈益為慰十  
月京師亦迅雷驚人其日則忘之矣時令之變東西  
不異頗可異也文軌校閱略訖更望與洪卿輩精細  
點檢早弘之四方楠公碑上石未定拙文亦有所猶  
豫更請徐徐編年序今般錄上先是市河氏有全唐  
詩逸使不慧作序脫稿在渠許請黃緣索之它猶有  
一二拙作並皆不寫留固無足觀但其實實可不朽  
為是惜遺佚耳容後便錄完以送呈諒之它前書稟

白茲不復贅歲去暮矣千萬自愛改歲為期祝祝不  
莊佳作全篇勻整可喜本函遺落故追附此恕察

島洪卿

韓文二冊謹領何踐言之速也大瓢帖老子三綱三  
本附來使返璧請查收昨承王子之約來月二日三  
日頃當乘興相携更須嗣聞草草

又

壁韓文二十五冊查納是冀稿本附覽韓文既已卒  
業更煩借柳文之部則客中亦不虛消一日茲稿亦  
進一簣之功諒之它面悉草草官命未出日推一



日惆悵可言只將筆研之役聊遣悶耳

又

郵便獲本月二日書披讀如接顏采千里鴻鯉亦足  
遣馳想矣新菜之貺交誼如昔深感情味承文軌全  
篇既已告刻成珍重珍重實藉鼎力後來補入轉加  
勞擾千萬週全是冀與恒菴精細點檢無疎漏之謬  
大抵倭刻之失多在附譯之際然平穩易讀處有一  
二失亦不妨也宜湏留意斟酌比及發兌幸望見惠  
可十部其它所輸送多多益善此書之出京畿人士  
久已熟耳所待頗渴矣此書固不足供大方但於初

學不無小補足以裨補東方之文運哉是拙者之志  
也抑亦足下之功也祝祝編次上下二本亦宜大小  
勻稱如來教實佳也但書肆法禁重板京地尤嚴恐  
持韓柳者極生阻擾此在湏原氏幹旋已請為商略  
可也淨行品事前已領意渠元印施之志何限一本  
前此寫本附譯加跋文並委悉陳情遣之千代倉許  
既經一二月而迄今絕無答復頗可怪也徂歲僅餘  
數日萬萬自重容改歲奉禧不莊追文軌若十成  
早先送致一本登時查看即付返鴻業已託二公考  
檢復何所容一豕但恐萬一有不愜意弘之四方雖



悔何及是愚拙所回慮也

履仁洪卿

新禧茲辱損手帖因審僉位清穆倍宏壽域慰喜曷  
極特勞賀誨申以昆吾之賦深感存卹之摯數字裁  
謝它乘春珍育不莊貴眷大小均擁繁祉無任慶  
抃老拙無恙率禪徒得領新曆幸乞放念

廣德茂隱和尚

八十賤辰辱賜大章乃聯珠綴玉實為意外之珍深  
感高誼之摯數字奉謝名產之麪亦復道愛所厚深  
感良多頓首

藤秋卿

敝處家賊事辱承吊問信是兇惡信是耗斃然自顧  
業債又誰怨尤一當付夢幻耳莫斯科未亞事未之  
前聞信是怪事所謂巡海志者不知載何等緣故耶  
現今紀實輒以刊行而流傳于我亦可異也近來海  
濱徃徃觀異船防護之令頗為嚴重豈或有所不虛  
耶莫斯科未亞與倭語所云牟湏古遍也音響頗相  
若而其屬國倭洛斯近乞交易於松前苦訴不已云  
安不忘危蓋取諸豫一係國家處置又復何言如  
朝鮮聘禮近有廷議而衲亦與焉事關機密不欲多



言送書一件來喻云云是訛傳也蓋佛教疏論類中  
古逸失于彼而傳存于我者凡百有餘卷並皆古德  
述作極為要領於是與一二同志相謀欲寄致之彼  
既已採聚具狀白諸官而命未降意遂成就事涉  
繁冗未遑縷陳衲有贈言一篇後容錄呈任筆絮雜  
雅亮不莊

與大原生別紙

聞近來倭洛斯者以左道眩惑邊民既侵至蝦夷之  
境稍漸風靡此於國家治體甚非小事夷民蠢愚  
不識道理不應諭誡要在以威靈警發用正幻摧邪

幻是祇在佛與神之法而當今為佛為神之徒曾無  
德力以宣揚私心以為彼金毘羅秋葉之屬世俗所  
謂天狗者其威靈誠足以震動山川攝伏人心而神  
通自在千里只尺矣顧奧羽之地亦有斯類因冀所  
在設祠祈靈必有破邪顯正之功驗矣經曰魔及魔  
民皆護佛法彼實大權真宰其於國家治體豈外  
之哉向與足下話及此事故聊效芻蕘如斯或告之  
為政者有取焉幸甚



為如昔者用其幸甚  
 之於向與之不結及此意如神  
 戶皆驚動去其曾大驚其來其來  
 至其時其靈必有如神賜玉之  
 能自全十里又入笑贈與印之  
 語天降者其氣靈始及以靈傳  
 於人心宣謝於公心誠於金  
 北禪遺草卷之七

北禪遺草卷之八

淡海南竺顯常大典撰

東山紀行

平安江戸之道所由者二南為東海北為東山東山  
 多坂東海多濟至於置郵便利民物殷饒東海為優  
 且近一日程故十九皆道東海云余往來江戸十數  
 度耳固熟岐蘇諏訪之勝憚險且遠終未道焉耳寬  
 政辛亥之春又被召來江戸及五月反或謂時屬  
 梅雨患有川阻不如由東山或謂東山路艱地僻百  
 不便捷不如東海之愈相謂不已而此行往來皆係



北極道草 卷之八  
公事不可緩期川阻尤可虞也遂決意東山獨憾身  
未遊鎌倉且如建長圓覺我先祖塔所在此行必欲  
一過詣而卒不果此為終身憾事已  
十三日早發牛門為伴者建仁環中力生從者良旭  
藏主合儻從七八人它輿隸類皆用驛站力從儉易  
也西北出郭歸思已浩然矣蓋在城中九十日以  
公事趨走權門足無閑適之步目無清曠之觀乃今  
而後若脫樊籠四顧悅暢至板橋始為驛路渡戶田  
河過蕨浦和大宮上尾居民蕭散比之海驛邇都城  
者物色大異往往蒼林之蔭築土為榻架器賣茶頗

為韻况將宿桶川日猶高越至鶴巢而宿焉  
十四日去向熊谷隴上十數里左右俯平野若行複  
道然西望峰巒於杳渺問之秩父云蓋江戶以來除  
富士外目之遇山自此始矣熊谷深谷間杉檜夾路  
老勁蒼鬱大者數十圍過本庄而宿新宿焉是時民  
事在蠶與麥晝宵不可緩即站夫供行李倥忽奔命  
意在彼而不在此宜矣

十五日體中頗惡曲躬寢輜中不覺過倉加野既寤  
憇于店上行數里古杉矗矗排立左右輪困陰森差  
慰道喝高崎有羽鳥氏婆一紅善倭詞前此記淺間



災變事以婉柔之辭寫凶暴之狀其才可觀余則譯  
作一篇以故相聞久之此行適經其門過之始見婆  
亦拜其辱焉再借其記與環中轎中讀之嗟賞不已  
過板鼻安中至松井田宿焉

十六日過橫川關余不下轎使從者報吏而可之左  
靚妙義山數峰分立如別山並皆峯巒巖峯似排矛  
戟竒不可言聞妙義祠觀極為壯麗四方瞻禮者纒  
纒不絕余則行中不遑亦不欲必觀已而過坂本登  
碓氷右並屏嶂左臨山野地最敞濶聞武總常野地  
悉在一目中然是日霧曖只尺不兮唯響杜鵑聲於

冥濛之中而已輕井澤是上野信濃界乃淺間山所  
跨而癸卯之變此間百有餘里悉被其灾所經岡巒  
皆盛砂礫岩岫都沒間見一二如幞頭出耳厥木則  
焦枯槎枿望之如巖冬狀五六年來萌孽數尺稍青  
青而已獨所幸碓氷之坂古稱最險艱而一旦堆砂  
平坦曾無磽确之齧脚淺間山在北為近然在雲霧  
中終不露頂山恒有火焰亦見其彷彿已大抵信濃  
地太高自坂本而上者二十五里而下者僅五里云  
淺間在其上尤卓然則其至高可知也過沓挂而宿  
追分焉地既高山氣陰冷人人襲棉裘猶爾栗烈蓋



雖盛夏終不用蚊幃矣

十七日過小田井岩村田塩名田渡筑摩河南流匝川中島徑越之高田而入海云又過八幡望月蘆田長久保而宿和田爲八驛相距不太遠倚山遵流民屋蕭散不似官道往往有水車乃沁澗爲木溝瀉之車受其下輪轉迅急與它之駕流勢者異矣亦地形爲爾見芍藥百合燕子薔薇類合次第開者至此一時爛熳亦足悅目

十八日雨過和田山東上二十五里西下二十五里東差夷而西差險於此行也爲便然顧視步從者淋淋溜笠擔礮斫衝鞵泥濘撲行纏余則穩坐輜中以逸思勞可憐也千岩萬壑間溪流聒聒雲埋老樹時時聞鶻與鶯而已坂道盡而諏訪湖出亦在溟濛中不能悉其狀大都確水諏訪是行中臨眺最好處二者並爲雲雨遮蔽蓋余輩好事每逢景物輒命毛生楮生偷以納囊中得無造物者所惡耶驛有溫泉善治病然以行中不宜體皆不浴過此又逢坂道上十數里回望湖色惆悵不已諏訪固名勝多竒迹西距富士二百五十里而孤標來枕又淺間鳳皇守屋八岐諸嶽相競築豎乃此日雲師雨師一併覆藏可恨



甚矣將去洗馬而鹽尻滯站不給不得已而宿焉  
十九日自夜而雨瀟瀟不止行潦沒脛沆可洗馬而  
洗馬之名起于源義仲洗其馬驛西之太田泉云過  
本山稍霽入峽峯巒疊出岩樹翳蒼一道之水自東  
北來滾滾縈迴左右溪澗或為級而下注或曳練而  
直落隱見磕激莫不奇狀而輻中一窓受以為山水  
幅斯湏轉換亦客中興趣也過蕪川峽稍廣路稍低  
兩水漲溢湫以取道者數百步凡峽中左流者再右  
流者再皆有橋焉其它溪澗為圯為杠不知其幾過  
奈良井逕鳥井嶺十五里右峭壁左懸崖路頗欹仄

間置棧閣多橡樹有尤大者聞其實可以充饑故官  
命勿剪伐云過藪原又為峽路而岐蘇河出焉層巒  
朶朶葱蒨映蔚巉岩危石水匯其趾滉漾而下輻中  
又挂一幅畫圖比向所矚轉覺幽致架橋互度者凡  
三自此遂在右流者蓋百餘里吞衆水益大云欲去  
福島日垂晚恐值關禁遂宿于宮越  
二十日晴行數里駒嶽三峰峻嶒出平原上而曉雲  
猶罩其巔似惜孱顏相看福島關枕峽涯譏可行旅  
余又不下輿使從者報而過之亞關民屋成街頗為  
殷庶以地饒材故造諸器為賣岐蘇棧凡四十二丈



山後遺草 卷之八 五  
極為牢固，累石為埒，厚壤躡熟，與白道等，不分其垠。不亦清平之賜乎？溪澗數處，率從駒嶽聚散，泉降注于峽，亂石砢砢，水崩湊其間，飛作雪響，作雷快耳。爽日大抵此間多奇石，或虎蹲岸周，或龍卧涯，溪或竦峙，或盤礴，或佶屈如相揖，如相鬪，如相交，百態千狀，不可殫叙。行逢野馬將子者，自然可愛，又有牧牛者，驅一牛而數牛安首跟從，不少跋扈，並皆無繩索。抑山野淳朴之風及者，欵上松有寢覺床者，有寺名臨川，實占其境，從庭際憑欄俯視，則石崖夾流，垠堦數百步，極為環觀。峽口注激而下，有上臈石焉，中央

一盤陀，青松蓋其上，名為寢覺床。其它名屏風者，恒蜜者，烏帽者，獅子者，象者，蓮花者，大釜者，小釜者，皆以狀得名。信所謂天造之奇巧矣。而峽水束隘，勢如長蛇，湍深且駛，色似靛染，上則翠嶂疊列，蔚縹緲，面祗恨不一披莽躡巉而下之，踞奇狀，臨清碧，盪吾胸襟，澡吾腸胃也。其稱寢覺，不知何謂。以浦島子附會者，誕可笑已。過捺滅川，有小野瀑，亦可觀也。過須原野，尻日已向昏，準計驛程，欲去三留野，殆三十里。坂道坡陀，下臨斷岸，往往涉棧棚，使人惴惴焉。尤多巨石，中逢路界，而差廣巨者，攢列中，有一片竦立，而



首頰似聽生公說法者然日冥行急不能具狀河身亦磊塊騰波皆白已而天倍黯數人執炬驛夫駸駸不歇在輜者震踊步趨者竭蹶最行中莫勞於是日皆瘖痛而就宿焉

二十一日疲甚眠不熟已報起裝馬嘶戶外橫倒輜中瞎睡十餘里妻籠馬籠間坂道二十里河則西北路則東南稍為相隔而河又南而入海路則西向平安迂回乃爾有縣泉數丈名曰雄瀑傍右以登又得雌瀑比雄差短乃沿其流左之右之跨以畧約出高臨眺山野廓然稍卑而青松成林僉曰數日來所不

睹頗似所謂西歸出斜谷者至落合有名釜橋者是信濃美濃界云經中津川大井過十三坂連岡不太高路度其背平曠坦迤迤可以聘目但上下脩遠人訴困倦投大久手既夜矣

二十二日雨登琵琶坂北可以望越之白山東可以瞻信之御嶽然皆被雲霧蔽隔可恨也自細久手又坂道十餘里喬松夾列翠蓋相交繚枝糾輪張出者數丈雨亦稍霽目境頗佳下坂見巨石崑崙者二三坐路傍頑然不愜目旋又覩高丈餘袤過之截然削立者少彎如張屏風葱芊裝其罅隙尤供雅觀又上



而下者可十里行松稀疎若有若無目境不似初既  
下逢泉石間錯淙淙相激差可人意又行十里山田  
頗闢方且治畝畝水盈秧齊林垌之交介屋數處蕭  
索如也到御岳午飯名御岳者地有藏王權現祠因  
以擬芳野云過伏見數里青松成林不知幾千萬株  
也渡太田河是歧蘓之流上十里與飛彈河合益廣  
且迅船截以濟太田驛丁不在呼集移時蓋以農時  
忙也傍河而行里許道松林時時露涯淡俄而林開  
岸豁乃見怪岩奇石參差駢屬大者旁礴數十丈白  
沙如雪布散其際瓌詭驚目而碧流湛灑為島為洲

為渚為汀前面則翠屏千仞嵯峨臨焉與向所經物  
色轉勝欲殫叙次而毛生之技業窮矣所恨輜程不  
停末由一曳杖盤桓其上也已旋入一村村斷復與  
河遇殊為廣濶一溪北來注之仰見峭石數仞如削  
成然轉入于谷迴而復出聞谷中有石室安觀音大  
士焉殊稱幽奧以後聞故不得枉詣可憾也傍石崖  
左臨河流覩一石延數十丈沿流而卧隆汙凸凹似  
彫鐫極巧而白沙埋其窪清泉盈其坎間有圓孔如  
牖洞鑑潭影蓋峽中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天造之妙  
有如是耶既河折而南余則右轉入山山上有二澤



岩樹蔭之余眼孔業大不屑觀已到鵜沼宿焉

二十三日出驛左右松林曉色蕭洒也然苦路泥濘  
徃徃斜穿樹間以過過此平田漠漠見山右近而左  
遠加納憇店上腥羶盈拌盃掩鼻而入後軒進飯日  
來苦多蠅每飲食尤不堪幸裁却無一羽來此皆去  
逐腥羶故也船渡冷渡是為長柄河上十里而為二  
派到此復合故得名是日也晴明風飄飄舉衫袖所  
矚平曠所踏坦夷不亦愉快乎過美江寺渡呂久河  
亦用船既而隴上數里平如砥下隴為赤坂大抵自  
御岳而西始有行樹多古松鱗鱗數十圍根柢畢露

前程皆然日方晡宿于垂井左名中山南宮祠頗稱  
壯麗然不遑徃詣

二十四日日食不足在輜餉不覺過關原也是地  
慶長戰場土民猶識其所陳其所戰云乃賦曰一代  
興亡感尚多當年金鼓振山阿行行總是三軍跡却  
許閑僧夢裡過山路向今津賦曰青山繚繞自通程  
嵐翠未逢初日生澗上秧田不盈畝知誰租外養殘  
生將至柏原江濃之界名寢語里謂比屋之間二國  
為隣可以寢語也賦曰兩國之交隣並中可知情話  
枕頭通抵今四海為家日何啻關山軌一同醒井道



北極遺草 卷之八 九  
傍有泉日本武尊嘗行伊吹山中蛇毒到此飲泉得醒故以名云泉極清冽溢為流户户汲用中流築小殿安地蔵大士像焉賦曰碧涌成潭五月寒影涵開士古靈壇人家面面朝將暮性水情波不二端過番馬上下三四遂抵磨針之頂有雙亭架高縱觀賦曰郵亭迴出碧山隅憑檻蒼茫俯太湖遠客歸如逢舊識滄波晴似上新圖雄風颯爾松岩轉仙路悠然竹島孤道是囊中多攬勝不論衣鉢在官途過鳥本至高宮道左有多賀華表其祠南去十里云偶憶二十六歲在肥田病危也姨兄某為請長樂建師詣多賀

祠禱之蓋自重源再建南京大佛殿詣此祈命而入宋募化遂成其功因稱為壽神也感之賦曰人間夢幻幾推遷湖上回頭五十年白首蹭蹬終散櫟愧無功德比前賢夕宿愛智川焉高宮有三女貧賤不知姓氏早喪父事母供養無所不至母死家有宿債於是三人相約不償不它適辛勤拮据夜以繼日債主宥之不可曰是非父母志也業已償之十九家在通衢賣餅每日晚闔戶不出男子有至者隔戶應對去歲藩主東觀也停駕見之賜金旌褒於是名四聞往來者多過之為買餅賞之是日余經之不知既而道



聽及宿問之館人略悉之因附記于茲

二十五日雨渡越智河地橋高且細舍輜而徒野洲  
河則板橋利涉武佐守山間瀟瀟不已鏡山三上山  
在邇劣露半面日未晡宿于草津改戒裝具以為明  
日歸家之計

二十六日逢晴人人歸興躍如也膳所過桃源寺其  
徒禪直以嘗從余故候門延接始見院主供茶果少  
暫矚目湖景遂與環中力生別去大津井口氏亦使  
人遠候引至其家設席洗腆進食余嘗聞其有別業  
之占湖山之景意欲往以一茶少憇乃邀諸其宅儲

待如斯太違本懷然察主人懇實亦可嘉也其別業  
則今為它有云自寺出迎者或於石梁或於逢坂而  
衆皆候之山門集于院相問無恙舉欣欣有喜色已  
數日復與它山耆碩周旋備傳稱公命而東行之  
能事畢矣大抵此行也或謂清明之朝選於衆承願  
問敷奏陰翊之功茲非光榮歟或謂官刹所縻趨謁  
權貴之門以葉榆末景奔命千里曷若守已分之所  
稱盤旋林叢之社也二者非是是非將何所定向者  
過井口氏也壁挂為霖禪師筆蹟乃毘婆尸佛偈也  
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



北禪遺草 卷之二  
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則幻之一字實為古佛斷案  
便知是與非榮與辱毀與譽均之莫非幻人本無也  
若夫山青水碧烟霞蔚縹吾亦不得不眩乎幻而歛  
來歛去歛出歛沒此為彼今為昨均之莫非空無所  
住也吾且幻而觀之幻而紀之雖然以幻喻幻之非  
幻不若以非幻喻幻之非幻故經曰幻滅滅已非幻  
不滅嗚乎觀耶紀耶滅耶不滅耶

北禪遺草卷之八  
文化三年丙寅八月望後三日  
方外弟子官醫千賀輯謹書

北禪稿餘

詩語推敲序

甚矣余之屑屑文辭也然以倭學華非屑屑莫能致  
也向者余著詩語文語一解既而檢之猶有遺之與  
誤夫既屑屑如斯而遺之與誤其可以已乎是以  
有此編也吾金剛經有此人是人普門品有受此瓔  
珞受是瓔珞又如情存妙法故如日虛空住有因非  
無緣故此類不一皆字義所關豈徒文辭哉刻成走  
筆書其端

歐蘇手簡續編序



倭人之學文猶楚人之學齊語取必先齊其語而後  
可以及古矣譬諸登山華人自麓而上倭人則先踵  
其麓而後可以論上矣不亦難乎向吾叙歐蘇手簡  
略言其意以其有益於初學也頗行于世於是乎松  
本生更就二集擇取其有益者數十百首亦將梓而  
行之可謂力矣余嘉其志復以言學之不可已也如  
斯

續文變序

言語之路廣矣縱橫先後緊切寬狹何所不言唯是  
君子之擇言也文人之考辭也有所言有所不言所

謂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豈徒才自然而已哉  
嘗讀物徂徠文變取明楊士奇贈陳有道序變其規  
畫凡八篇併原文為九以訓初學詞彩煥發未免侏  
離蓋是早歲作云余倣之取昌黎雜說一篇錯綜互  
換別為九條要為初學潤其燥吻而暢其藻思使繹  
其枝葉以衍其所言原其槓幹以覈其所不言而昌  
黎之文所法於千古亦可思矣豈無所裨益哉



然又文西其林千古亦何思矣豈無孤野哉  
 其林葉心其西言氣其野神以靈其神不信其  
 野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  
 輪蓋是早滋其云余其之車昌黎韓信一篇論其  
 畫其以論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  
 嘗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  
 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  
 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神其



